

清史紀事本末

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創設海軍及改練陸軍

德宗光緒十一年秋九月命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並命度郡王奕劻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自法越事定政府日籌議海防至是決定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以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興辦命鴻章專司其事而設海軍衙門於京師冬十二月侍郎黃體芳奏請開去李鴻章會辦海軍差使並諭令曾紀澤速歸練帥廷旨以其跡近亂政交部議處

十四年冬十一月以總兵丁汝昌為北洋海軍提督副將林泰曾劉步蟾為左右翼總兵時北洋海軍已成軍也汝昌准軍陸將水師學問毫無根底蒞任後各兵官皆輕視之（見二十一年桂撫胡燏棻奏議）泰曾步蟾皆閩廠選派英國學習駕駛優等畢業生後海軍敗於日本二人皆死於難汝昌亦羞憤自盡

十六年春閏三月命臺灣巡撫劉銘傳幫辦海軍事務時曾紀澤已病故也

二十年夏四月李鴻章會閱海軍畢覆奏命文部議叙北洋海軍自十四年成立以後十七年四月派鴻章會同東撫張曜出洋校閱鴻章覆奏奏稱海軍規模略具將領頻年訓練熟精技藝是年為第二次校閱之期復取鴻章及東撫定安會校並因慮旅順等處校閱沿海陸軍及各處臺塢等工事至是覆奏武備技藝純熟行陣整肅及臺塢等工一律堅固

二十一年夏閏五月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請改練新軍先練二千數百人為一軍名為自強軍

允之自同治元年。蘇撫李鴻章募西人華爾戈登等教練常勝軍。立大功。於是國人乃深信洋操之善。鴻章部署各營。悉改洋操。九年秋。鴻章調任直督。盡改直隸練軍為新式訓練。然亦徒具表面之形式而已。故卒挫於日本。之洞時督兩江。知兵事之不可不亟講。首練自強軍。募土著鄉民。聘德國將弁。齊百凱。喀索維基。德特勒夫斯。相登高森。伏德利西。馬斯凱。南爾多福。那漢斯。為之教習。營制一切仿之德國。全軍兵士二千八百餘。以德國游擊子爵米春石奉統之。而副以知府沈敦和。錢恂。

二十二年春二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於武昌開練新軍。先練兩營。一哨。允之即就湖北護軍營兵士。教練洋操。裁武防武剛鎮南三旗餉項抵支。大致與江南自強軍相仿。以德將貝倫可多爾夫為總教習。津粵武備學生分教。後改用日本將弁。軍制亦改倣日本。

二十五年。及四月。命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剛毅前往江南一帶查辦事件。先是政府議建海軍。已籌款鉅萬。繼以總管太監李蓮英之言。多移作建築頤和園之用。李鴻章慮以海軍太絀。不能盡行其志。為言。官中亦不之存。及海陸軍燬於日本。政府乃汲汲於籌款練兵。議整頓關稅。釐金鹽課等項。以江南地大物博。特派剛毅前往認真辦理。尋江南查辦事宜。又命往廣東籌款。剛毅所至搜括。共得數百萬兩。責令廣東七十二行商。每年報效五百萬金。於是捐款頗甘。民益困於無聊矣。

二十七年秋七月。命各省練營防勇。限於本年內裁去十之二三。放命各省將原有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教以新法。分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並命各省籌建武備學堂。於是將弁學堂。速

成學堂附屬陸軍師範學堂及武備小學堂所在成立

二十九年五月命侍郎鐵良會同直隸總督袁世凱辦理京旗練兵事宜。冬十一月設立練兵處命廣親王奕劻管理以內閣學士徐世昌充練兵處提調道員劉永慶充軍政司正使段祺瑞充軍令司正使王士琦充軍學司正使均賞給副都統銜時議者言向例專兵柄者惟一兵部而兵部所管者則舊式之軍也。各省既盡改新軍非別有一機關以為之統率則軍政無由統一也。於是袁世凱張之洞連名奏請別設練兵處以別於兵部推奕劻為總理而世凱之洞為會辦鐵良為襄辦鐵良又別募八旗子弟設立京師常備軍後以駐京恐仍沾染驕惰之習仍移屯保定。

三十年秋七月命鐵良任江蘇等省查勘財政武備事宜自二十五年剛毅南下拷骨吸髓所過如洗天下之人道路以目及庚子賠款壯臣民財斤肉糶酒無不重稅東南元氣為之索然至是有人以中央集權之說進於政府其辦理之次第在於取東南之財以練北方之兵因復命鐵良前往江蘇等省勘移建輿道局版事宜並查各省進出款項及煙酒江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處有分抽開營伍學堂東南士民聞鐵良之來皆大恚目為剛毅第二或曰義和團第二次之出現。冬十二月袁世凱奏請試辦直隸公債票九之先是練兵處奏定新陸軍管制餉章行之全國以立新軍統一之基礎至日俄戰事起中國守局外中立時世凱督北洋慮守備之不足乃增設北洋六鎮以鐵良所統者為第一鎮世凱所統者為第二鎮其經費則募集四百八十萬之公債以充之以北洋舊有之自強右軍淮軍皆解散之而元字營則專充鐵路守備明年春第

三鎮成其年秋四五六三鎮亦成是為全國陸軍計劃之始。

三十一年秋九月派袁世凱鐵良為秋操閱兵大臣至河間閱操世凱調集各鎮分為南北兩軍在河間府舉行北洋軍大操成效甚著西人之參觀者皆嘆其成就之速。

三十二年秋九月陸軍會操於河南彰德府派鐵良袁世凱為閱兵大臣時舉行北洋湖北兩軍大操西人來觀者贊中國南北軍大得訓練之效果而日人評議則謂形勢可觀而精神未足以無國民之教育也。改兵部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先是釐革官制以兵部所掌徒有駐劄武吏之權乃以兵部改稱陸軍部合併練兵處太僕寺歸之擴張其權限以謀軍政之統一惟留練兵處之軍令司改為軍措府蓋如日本之參謀部。冬十月袁世凱奏請以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鎮陸軍歸陸軍部直轄尤之陸軍京旗一鎮及駐保定錦州山東濟南宿衛京師之第三五六等鎮向隸世凱統轄陸軍部既成立世凱即奏請直接歸部管轄至駐馬廠之第二鎮及駐永平山海關之第四鎮仍歸直隸訓練如所請行。十二月以都統鳳山總統一三五六四鎮新軍訓練鳳山初隨榮祿治武衛軍曾游歐洲考察德奧陸軍歸任軍諮府參謀鐵良尤重之故有是命。

三十三年春三月命袁勛管理陸軍部事務尋由部議定全國共練三十六鎮按省分配限年訓練除近畿四鎮不計外規畫者為四川三鎮直隸江蘇湖北廣東廣西雲南甘肅各兩鎮江西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南浙江福建貴州山西陝西新疆熱河奉天吉林黑龍江各一鎮其經費則近畿四鎮由陸軍部任之餘皆責成該省將軍督撫時疆吏於軍措經費外又加此一層負擔其

拮据之狀。蓋不可以言語形容矣。夏六月。設軍諮府。以道員馮國璋為正使。

三十四年。秋八月。因江南湖北安徽陸軍在安徽太湖地方秋操。命蔭昌端方為閱兵大臣。

興辦鐵路

德宗光緒二年秋九月收還英人所築上海連吳淞鐵路。初，同治五年，狗英商之請，築鐵路於上海江灣間，練長十里。是年展至吳淞，加長十四英里，路成，居民大震，請求江督沈葆楨、照會英領事，阻止不允。由督署商之駐京英使威妥瑪，亦不允。後威使有事於天津，詔直督李鴻章與磋商，再四乃以二十八萬五千兩買斷，行止聽中國自便。尋以不適用，毀其軌，以汽車投之於臺灣，打狗湖中。

六年冬十一月，前直隸提督劉銘傳奏請試辦鐵路，不果行。銘傳於上年病假回籍，是年七月因俄人歸還伊犁條約中，囑俄人有派兵封閉遼海之說，詔銘傳力疾入覲。銘傳至京，條陳開造鐵路，言時局日艱，中國非速開鐵路，萬不能自強。蓋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以及釐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鐵路造成，呼吸靈通，聲勢聯絡，裁兵節餉，併成勁旅，轉運鎗礮軍火，朝夕至，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數兵之用。將來兵權鈎權，盡在朝廷，不為強臣所牽制。請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疏入。詔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劉坤一議奏。尋覆奏，均請如銘傳議行。於是都中議論紛紛，若大敵之將至者。一時以主持清議自命者，如侍講張佩綸、庶子張之洞，雖心知其有益，而未敢昌言贊成。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家驥、通政司參議劉錫澍，紛起奏阻，其議遂罷。

十年冬十一月，內閣學士徐致祥奏請罷開鐵路，急修河工。詔以其信口詆訐，交部議處。先是三

年開平煤礦局因河道運煤艱阻案由唐山至胥各莊鐵路洵六年復允駐美使臣伍廷芳之請
繼續興造由煤礦直達大沽以英人監造之李鴻章贊成其議於是言論復譁謂以鐵路利權
授之外人詆當事諸人為漢奸致群疏爭語尤激旨斥其妄旋部議降三級調用

十三年春二月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請興造大沽至天津鐵路允之疏中略謂由山海關至洋
河口一帶沿岸百數十里水深浪濤大沽口距山海關約五百餘里夏秋海濱泥淖所阻礙車日
行不過二三十里且有旱道不通之處猝然有警緩不濟急且南北防營太少究嫌空虛如有鐵
路相通邊警則朝發夕至又北洋兵船用煤全恃開平礦產尤為水師命脈所繫請由大沽至天
津百餘里之路逐漸興造於軍旅商賈兩有裨益疏入得旨允行

十五年春正月命各省將軍督撫議興辦鐵路先是總理海軍衙門奏請接修天津至通州鐵路
御史余聯沅屠守仁洪良品等先後奏阻言鐵路之害有三曰資敵曰擾民曰奪民生計請即停
辦均諭令海軍衙門會同軍機處妥議醇王奕譞禮王世鐸等復奏遂條辦駁仍請文治沿江海
各將軍督撫各抒意見以速覆奏允之秋八月定興辦蘆溝橋至漢口鐵路先是各省將軍督
撫復奏鐵路事多偏執成見及不達時事之高惟臺灣巡撫劉銘傳欲由津沽開至京師蘇撫黃
彭年欲先辦邊防漕路而鄂督張之洞創議自蘆溝橋起徑行河南達於湖北之漢口鎮尤為詳
盡命海軍衙門詳議至是議定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州北由蘆溝橋至正定府派李
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妥籌開辦後是路由法比兩國出資比國管理實則皆俄法資本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允法人築龍州鐵路許外人自辦鐵路自此始自海口至龍州而後又推廣至

南寧府及北海。秋八月駐俄使臣許崇澄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十二條。九月設立鐵路總公司以四品京卿盛宣懷為督辦。初光緒二十年以前國人不知有鐵路之利故有言之者亦大起反對。自中日戰後羣以北方兵燹由於南有之不能迅速援濟政府因軍事上之失利乃始謀次第修築南北鐵路。上年天津唐山之路成是年唐山山海關之路成後議築京城天津間京城漢口間諸路。宣懷時任津海關道以事得罪著解任。文南北洋查辦。朝旨嚴厲咎且不測。宣懷乞緩類於北洋大臣王文韶許之。復乞提於南洋大臣張之洞。之洞任鄂督時辦鐵廠糜費六百萬而無成效。部責甚急。宣懷為出資彌縫之。之洞喜。覆疏為宣懷洗刷前案。並保薦宣懷路才。時論謂之六百萬金之奏擢至是。遂有盛宣懷以四品京堂候補候為督辦鐵路總公司大臣之命。冬十二月。派吏部右侍郎許崇澄總辦黑龍江吉林交界鐵路公司事。宣二十四年。春二月。允德人築青濟鐵路。時因山東曹州教案和約成。德人租膠澳。遂得青島至濟南青州至沂州之鐵路建設權。歸其經營。三月。允俄人築東青鐵路。由西伯利亞經哈爾濱至海參崴。復由哈爾濱至長春。凡鐵路所經。詳俄國派兵保護。政府既以青濟路權許德。故亦允俄人是請。悉歸其經營。夏六月。命設鐵路礦務總局於京師。派戶部尚書王文韶侍郎張蔭桓管理。秋九月。允英人承修蘇杭甬鐵路。是路由蘇州經杭至寧波。冬十月。派侍郎胡燏棻督辦天津至鎮江鐵路。以四品京堂張翼副之。後是路借英法款營辦。十一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別鐵路緩急次第。蘆漢粵漢要幹。及寧滬蘇浙浦信廣九等近幹要枝。均由總公司或宣懷承辦。津鎮及山海關內外。貴成胡燏棻辦理。太原至柳林。由山西商務局承辦。廣西龍州。由提督

條元春承辦。此外已與各國定有成議。及近幹要路。地不過百里。款不出百萬。不在停辦之列。凡華洋各商請辦各枝路。此時概不准行。尤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允英人承修九廣鐵路。由廣州省城至英租地九龍邊界。歸英人經營。並借英金百五十萬鎊。照虛數九四折。納年息五釐。以本路作抵押。二十年為期滿。冬十月。允法人築赤安鐵路。法人藉口還逾報酬。俄德所得較多。要求請益鐵路敷設權。至是命條元春與之訂廣州灣租界約章。其第七款。准法國橫截雷州半島。與築赤安鐵路。自赤坎至安鋪港。以圖廣州灣與東京灣軍事上聯絡之利便。

二十七年。秋九月。命大學士王文韶。外務部尚書翟鴻禔。督辦內外京榆鐵路。仍以張翼副之。是路由天津越至山海關營口。歸英國出資。及管理。英人以此制俄法也。冬十二月。派王文韶充督辦路礦大臣。翟鴻禔。張翼副之。關內外鐵路。改添署直督袁世凱接收督辦。

二十八年。春正月。派張翼總辦路礦事宜。秋七月。命袁世凱督辦津鎮鐵路。先是派許景澄張翼與德國德華銀行。英國匯豐銀行。訂立借款合同。至是因勘路事竣。改派世凱與議詳細合同。九月。袁世凱與華俄銀行訂立正太鐵路借款合同。簽押是路。自正定至太原。歸俄國經營。實則法國資本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允法人築滇越鐵路。由老開直達雲南箇舊地方。人民起而阻之。致擱不起事。五月。外務部奏依之洞。袁世凱等所定滬寧鐵路籌借英款。訂立詳細合同。請准如所議辦理。尤之。是路由上海至蘇州南京。秋七月。裁撤路礦總局。歸併商部。

三十年夏六月命張之洞督辦粵漢鐵路由漢口至廣東初議漢鐵路既定局始議南幹線之地域或宣懷不欲取道江西以達廣東使洋商得之轉運時陳寶箴撫湘主持湘粵之議以京師黃遵憲才又粵籍素為南洋及美洲諸富商所敬服以之任路事則資本易集之洞力持不可以屬宣懷其始由美公司出資承造俄法兩國使比人在紐約買收股票過半湖南官紳大譁謂美公司違反二十七年六月條約中所謂權利不許讓與他國之一條乃為廢約贖路之議公司提出種種之難問題以相抵抗宣懷復助之以難國人於是人情益大憤留美留日學生致電各當道以爭政府知府約棘手奉以之洞辦理

三十一年冬十二月飭商部編纂全國路礦產表

三十三年秋九月命外務部派員與英人商訂蘇杭甬借款鐵路章程冬十二月派外務部尚書呂海寰充督辦津浦鐵路大臣是路即津鎮路改名由天津至浦口

三十四年春三月外務部郵傳部奏請與英國公司議訂滬杭甬鐵路合同二十四條簽押允之是路英人延不測勘或宣懷於滬寧合同簽押時責其應作廢書至三十一年蘇浙紳商先後請歸自辦准之三十三年八月浙路之江干至湖墅一段既通軌蘇路之上海至松江一段亦將竣工而英使朱爾典忽催訂正約勒借百五十萬鎊政府因詢蘇浙督撫將指何款作抵士民大駭浙路業務學生踴躍至以噴血死副工程師湯壽潛亦絕食死人心愈憤大起反對議定自集鉅款死不認借至是政府初於輿論始准改為由江浙兩省自辦英款由部借部還秋九月郵傳部奏借滙豐銀行英金五百萬為贖京漢鐵路之用命畫押冬十月收還京漢鐵路

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甲午戰事及和約

德宗光緒二十年夏六月以日本兵襲臨朝鮮王宮幽朝王命總兵衛汝貴等率師赴援是年四月間朝鮮東學黨作亂駐朝通商委員袁世凱屢電北洋大臣李鴻章請派兵助剿鴻章派海軍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並調直隸提督董志超率淮勇千五百向牙山未至而亂黨悉平之報到時日本已派兵五千抵仁川朝鮮大震請中國先行撤兵不允與日本會商同時撤兵日本則約中國協同干預朝鮮內政相持久不決鴻章與總署方日翼英俄出為調處北京倫敦聖彼得堡函電紛馳英俄亦託必為出力遷延經月戰備未具及上月下旬日兵陸續調赴朝鮮者已及萬餘既入朝京使臣大島圭介率之入宮殺衛兵困朝王世凱亟電致鴻章懇召回面商和戰志起亦電請撤兵回國以戍軍久役暑雨受病為辭鴻章先後為請於總署皆不允令世凱留朝志起擇地移紮而命汝貴統威軍馬步三千進平壤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進毅州分起由海道至大東溝登岸飭志起移紮平壤日本海軍迎擊運兵船於壘島沈燬英商高陞輪船並擄操江運船駐牙山陸軍亦敗於成歡先是派赴朝鮮各兵在英商三輪船分運而以濟遠廣乙二兵輪衛之為日人偵知擊於壘島海面濟遠管帶方伯謙見敵近惶恐匿鐵甲最厚處繼而舵毀於礮大副游擊沈壽昌中礮殘守備柯建章繼之又陣亡黃承勳又繼之亦死伯謙至令高懸白旗下懸日旗駛歸威海英輪高陞遂被擊沉廣乙受重傷自焚管帶守備楊建洛及弁兵死者七百餘時駐牙山兵退回公州統將葉志超沿途捏報勝仗及至成歡與敵遇迎戰敗績復稱

連日賊斃倭兵五千餘人。得旨賞給軍士銀二萬兩。獎敘將弁數十人。秋七月。與日本軍戰。布告中外。並飭駐日公使汪鳳藻下旗回國。命葉志超總統駐紮平壤諸軍。時馬玉崑統毅軍。衛汝貴統威軍。提督左寶貴統奉軍。副都統豐陞阿統奉天之盛軍。皆由陸路渡鴨綠江至平壤。志超敗趨公州。後亦繞王京北走。連平壤。志超方以成歡之役。鎮張戰曠。政府信之。遂拜總統之命。志超固辭。因詐病請急。懇請回籍就醫。朝旨不許。八月。日本陸師攻平壤。葉志超等軍敗績。記名提督左寶貴等死之。志超夜棄平壤北走。平壤為朝鮮要鎮。城垣壯濶。綿延十餘里。諸軍萬七千。齊集於此。將帥日置酒高會。而軍士盜掠民婦之事。時有所聞。以衛汝貴之威軍為尤甚。志超恒怯無能。惟依李鴻章函電之部署。築壘城內外以自保。馬玉崑率四營繞出江東為犄角勢。衛汝貴壘陞河二軍十八營駐城南江岸。左寶貴六營守北山城上。志超與轟士成居城中。是月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逼近。互相挑戰。損傷相當。至十五日晚。敵以右翼隊陷大同江左岸橋里之礮臺。更渡江以衝平壤之正面。而師團長本隊為其後援。以左翼隊自羊角島下渡大同江。十六日。在江岸與馬隊相遇劇戰。敵軍死傷頗多。礮臺卒被陷。時寶貴退守牡丹臺。慶戰甚烈。敵軍連發開花礮。寶貴負傷陣歿。諸軍遂大亂。午後四時。事許。志超備於城上懸白旗。乞停戰。是夜全軍紛紛宵遁。敵要擊於山隘。鎗礮環轟。潰兵回旋不得出。死者二千餘。平壤遂陷。事聞。命四川提督宋慶總統諸軍。志超汝貴旋均達聞。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全師與日本師船戰於大東溝口外海面。敗績。先是六月之杪。日本兵船擊燬高陞運船及廣乙兵輪。濟遠通遠匿威海。汝昌率全軍在威海衛。堵塞口門。為自守計。迨京外文章彈劾。始伴遣偏師開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

止。啟旋出口。閱五六小時即回輪。飛電北洋大臣。稱某船巡邏至某處。並無倭兵蹤跡。是月初亦北洋海師平壤。以招商局輪船五艘。載運總兵劉威、休銘軍兵丁八營。以海軍全隊十二艘翼之。十七日安抵大東溝。陸軍既登岸。十八日海軍將返旅順。兵艦泊距口外十二海里之地。至午刻。遙見西南方有煙東來。知日艦將至。汝昌傳令列陣作人字形。鎮遠定遠兩艦為人字之首。致遠靖遠經遠來連濟遠廣甲起勇揚威及水雷船張人字之兩翼。開戰後。平遠廣丙始來會。敵艦十二艘。駛近列陣作一字形。魚貫猛撲。俄易而為太極陣。裏人字於其中。汝昌令諸艦先開砲。以示威。敵聲未絕。敵船層至。與人字陣末二艦逼近。俄而圍入人字陣脚。致遠經遠濟遠三艦皆挖出。圍外。致遠管帶提督銜記名總兵鄧世昌。亟語大副游擊陳金揆曰。敵艦惟吉野速率稱最。苟沈之。足以奪其氣。遂開足汽機。向吉野飛駛。吉野趨避。時敵以魚雷快船攻定遠。駛出定遠之前。擊沉之。而日本之扶桑大艦。飛駛來擊致遠。彈雨紛飛。致遠力戰逾三時之久。船身已受重傷。仍開機前駛。欲撞扶桑。與同沉。未至。中其魚雷。遂及溺。世昌金揆同時落水。舟中二百五十人皆覆沒。世昌被沉後。遇救出水。以蘭船併命。義不獨生。仍復奮擲自沉。死。經遠前被日艦圍出。火勢陡發。管帶并用總兵林永升。發砲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仍復井井有條。遙見一敵艦。似已受傷。即鼓輪追之。敵放水雷相拒。不及避。亦炸沉。水舟中彈腔裂。陣亡同死者二百七十人。而濟遠管帶方伯謙。即七月間遇敵。離臺島。逃回旅順者也。是日前交綏。伯謙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主將。遂駛退。時揚威已擱淺。濟遠撞之。碎其舵葉。揚威沉沒。管帶林履中及同殞者百五十餘人。伯謙驚駭。飛遁入旅順口。起勇亦沉。管帶恭將黃建勳及船中百五十餘人。皆隨船焚溺。同

浞同時繼濟遠駛逃者有廣甲艦既過出陣外祇防後退不顧前路至三山島東擱碇營帶為澄
海營守備吳敬恭陣中自擊遠致遠揚威起勇沉濟遠廣甲逃餘如鎮遠定遠朱遠靖遠平遠廣
丙受創甚已不能軍日艦雖或受重傷或遭小損然未喪一艘而鴻章反奏稱海軍各艦於八月
十八日在大東溝洋面與倭艦接仗力挫先鋒倭船傷重各將士奮勇出力請與獎敘者十餘人
而斬伯謙於軍死事諸人均優卹有差是役陣歿者尚有定遠管礮洋將厄格路士余錫爾二人
旋廷議以海陸軍失利皆歸咎於鴻章命板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命宋慶幫辦北洋軍務御
前侍衛承恩公桂祥(后父太后胞弟)統帶馬步各營至山海關一帶駐紮 秋九月恭親王奕
訢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 九連城及安東縣失守先是朝命宋慶率毅軍自旅順劉威
休率銘軍自大連灣依克唐阿率鎮邊等軍自黑龍江皆赴東邊九連城時平壤諸軍共二十餘
營業志起漫無布置節節潰退不前安州尚有馬步八營亦棄置不顧竟退過鴨綠江始止鴨綠
江為中國與朝鮮界江以北中國之九連城與江以南朝鮮之義州隔水相望時諸軍駐鴨綠江
以北者宋慶依克唐阿劉威休合平壤敗歸各軍約七十餘營除依克唐阿一軍外皆棄宋慶節
度九連城南倚鴨綠東枕鴨河河東有虎山為險塞再東至安平河口鴨河為蘇甸為長甸其九
連城以西為安東縣再西則大東溝為鴨江口宋慶駐九連城轟士成守虎山劉威休守江岸依
克唐阿守安平河口長甸各隘豐仲阿轟桂林守安東諸城邑二十二日日本第一軍集義州二
十六日具棧隊出東路鴨綠江上游從安平河口對岸徒涉而渡依軍遠濟奔虎甸二十七日具
大隊從義州稍東與虎山相值對岸架浮橋渡江銘軍先濟諸軍繼之宋慶遣軍來爭敵軍已畢

渡乃退保鳳凰城。二十八日，日人入踞九連城，別遣枝隊陷安東。豐仲阿蘇桂林奔岷州。其第二軍由海道襲踞金州西之花園港，進抵皮子窩，偪旅順。詔宋慶回軍赴援。冬十月，日本兵陷鳳凰城。宋慶既退，扼摩天衛。日兵遂入瀋陽。鳳城保克唐阿亦素寬向北走。以畿輔諸軍雲集，命恭親王奕訢督辦軍務。慶親王奕劻督辦軍務。尚書翁同龢協辦大學士李鴻藻步軍統領榮祿侍郎長麟會同商辦。日本兵陷金州大連灣。岷州旅順。日本兵既陷金州，進陷大連灣。復陷岫巖。豐仲阿等奔析木城。日兵踞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旅順船塢總辦道員龔照典及諸將不為守禦計，惟賊漁舟海面備逃。適日兵既踞南關，倚椅子山、紫子山、松樹山等砲臺相繼不守。旅順遂陷。照典及諸將雜亂軍中，或逃煙臺，或奔復州。照典尋擊門，提督蘇士成復連山關。宋慶既回援旅順，士成守摩天衛。慶卻日兵擊斃日將富蘭三，遂至是收復連山關。十一月，日本兵陷析木城，遂陷海城。旋又陷復州。先是日兵迭撲析木城，副都統豐仲阿託名提督蘇桂林潛逃出城，兵無主將，遂潰。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往日本議和。朝命蔭桓至天津與李鴻章議和戰事。旋遣稅司德璋琳賁鴻章致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書往日本。日本卻之。鴻章乃請派員會議。至是，派蔭桓及源往由美公使為介，並聘美員福世德助訂和約。十二月，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督辦軍務，關內外防剿各軍均歸節制。尋又命宋慶及湖南巡撫吳大澂督辦軍務。日本兵陷蓋平。旋自山東落鳳岡登陸，陷萊城，陷威海衛。李榮文登軍海，皆陷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日本兵陷劉公島。海軍全隊被擄。海軍自大東溝戰敗後，兵艦留旅順修整。及旅順危，移駐威海。上年十一月杪，鎮遠觸礁受傷，管帶總兵林春增自殺。威海南幫砲臺既陷，丁汝

昌燬北幫各臺。陸地惟劉公島尚存。日人以南幫破臺攻澳內諸艦。並以魚雷艇入口狙擊。定遠中雷擊沉。米遠威遠靖遠等亦相繼沉。魚雷艇十二艘駛出口。逸全數被擄。島內兵譁。嘩白生路。諸洋將提督銜德人漢納根。泰將德人哈卜門。游擊英人戴樂爾。德人阿恩威。美人馬吉施。亦請姑許乞降。總兵劉步蟾自縊死。汝昌與劉公島守將總兵張文宣均仰藥死。營務處道員牛純炳。召諸將及洋員議作降草。若以海軍提督印懸白旗。詣日本軍降。於是海軍艦隊大小二十三艘。悉為日有。日本以康濟（中國小兵船）船載汝昌諸櫬還煙臺。而縱水陸將士居民西渡。是後同死者尚有總兵楊用霖。都司黃祖達。命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與日本議和。約張蔭桓即友濂。抵日本廣島（時日皇移駐於此）。日本亦令其內閣總理大臣一等伯伊藤博文。外務大臣一等子陸奧宗元。來會議。及互校敎書。固有請旨。誦博文等請委任之權。不完全。拒絕。會議送蔭桓等回國。而語美使。謂中國誠派有位望。隆重大員。畀以全權。仍可隨時開議。乃改派鴻章。以前駐日使臣李經方（鴻章子）為參贊。仍以美員福世德從。二月。日本兵陷營口。初四。川提督宋慶。奉天將軍依克唐阿。吉林將軍長順等。屢攻海城不利。朝命布政使魏光燾。按察使陳提道員李光久等。募軍北援。湖南巡撫吳大澂。幫辦劉坤一軍。駐山海關。正月出關。抵田莊臺。偪海城而軍。是月初。屢次進攻不利。敵兵遂自海城來。犯依克唐阿長順禦之。不利。遂以提遠為名。率兵東去。牛莊勢益孤。敵兵米襲。光燾光久督軍力戰。卒以不敵。牛莊雖失。兩軍殺傷相當。敵軍見湘軍人人敢死。亦不復再過雷池一步。宋慶聞牛莊失守。率軍回救。田莊臺未至。敵來虛擊。踞營口。而大澂夜奔石山站。田莊臺亦不守。自是遼陽錦州聲援阻絕。東邊道張錫鑾克復寬。

向長向及香爐溝先是朝命聶士成入提鐵糧以陳湜代守摩天府時風嵐城敵兵甚少錫鑿新授東邊道統定邊軍進偏寬向應戰皆捷連復寬向長向香爐溝等地日本兵陷澎湖日本海

日本暴客刺李鴻章於馬關鴻章中鎗傷額鴻章抵馬關與日本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談於春帆樓博文語鴻章曰與中堂別來十年中國毫無改變成法以至於此同為抱歉及開議鴻章請先停戰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為質議遂不諧乃更議暫擱停戰之議即便議和博文曰既若爾則當將停戰之節略撤回以後不許再為提及彼此磋商仍未決鴻章是日自會所歸途中途遇刺客小山豐太郎以鎗擊鴻章中左額彈子深入左目下一暈幾絕日官聞警來問狀者絡繹不絕博文宗光亦躬詣慰問誠懇謝罪憂形於色日皇及舉國臣民同深震悼宗光且私語鴻章之子經方曰中堂身受重傷幸未致命中堂不幸中國國家之大幸此後和款必易商辦中日戰事將從此止矣時警聞播歐美皆大譁日人恐乃允奉天直隸山東停戰以二十五日為限凡訂約六款三月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等在馬關議定和約十一款乃約三款成博文等將所擬和約底稿交出餘具大綱分四款一朝鮮自主二讓地三兵費四通商權利鴻章以第一朝鮮自主外餘皆極力駁議擬請賠兵費一萬萬兩割奉天之安東寬向鳳凰城岫巖及澎湖列島通商一如各國成例時鴻章創已愆復至春帆樓刻意磋商毫無讓步博文末次約稿語鴻章曰此次但允不允兩言而決其稿視初次所擬於割地減去寬向賠款減至二萬萬兩要減子口稅及內地釐稅亦刪去鴻章復數與辯論博文堅不肯讓惟有聲明若能於三年內還清債款

則一律免懲及威海衛駐兵費減去一半耳。是晚博文送到袁的美敦書（戰書）以示決絕。鴻章不得已遂定議。當光緒十一年正月。博文來天津議約也。時法人和局已就。鴻章鑒甚以為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範。蓋爾日本其何能為。俄以臨博文博文恥之。後博文於張蔭桓等請和之時。私謂隨員伍廷芳（與博文前在美國同學）曰。前在天津見李中堂之尊嚴。至今思之猶博。蓋得意時洩宿憾之言也。故此博文謀報復之意。氣不稍減。於鴻章當年。鴻章忍受約遂成。所謂馬關條約者也。其最要則一。中國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二。中國讓予日本奉天南邊等地。澎湖列島。臺灣全島。暨附屬臺灣各島嶼。三。兩國派員公同劃定疆界。四。中國給日本軍費二萬萬兩。分作八次交清。五。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退去界外。及兩國派員至臺灣交接地方。六。開重慶沙市蘇州杭州及日輪得從宜昌至重慶。從上海駛進吳淞及運河以及蘇州杭州。並許日人在內地購貨。得暫租棧房存貨。任便從事。工商業製造。七。撤回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八。日本暫行駐軍威海衛。將來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批准確定。關稅抵押辦法之後。日軍始行撤回。凡兩國交還俘虜。又戰役中關涉日本軍務之華人一律免罪。十。本約擬准互換。日起按兵息戰。十一。本約批准後。定於本年四月十四日在煙臺互換。其另約一。暫駐威海之日軍。不得過一旅團。由中國每年貼支軍費庫平銀五十萬兩。二。劉公島及威海衛口灣沿岸在五日本里以內地方。為日軍駐紮之所。華軍不得逼近。或紮據。三。日本駐軍之處。地方政務仍歸華官管理。關涉軍事上之犯罪。歸日本軍官密斷辦理。夏四月。俄德法三國阻日本割據遼東地。日本退還遼東。增索兵費三千萬兩。予之。中日戰事之前。政府屢求調停於英俄日人。使使來告曰。東方之幸。願我東

方兩國自了之無為使他國參於其間時政府蓄憤已甚益嗾歐人以力脅日本而英人以前北洋辭退海軍教練官琅威理之憾終莫肯出任調停政府重賂俄人俄乃聯合法德以公文致日本外部抗議而以三國軍艦分泊長崎遼海日本遂允以遼東歸中國時和約尚未批准互換政府派四品京堂伍廷芳侍郎聯芳為換約使與日使伊東已正治會於煙臺換約又派李經方為割臺灣使與日使樺山資紀換約於日艦中已而日人索賄遼東費一萬萬兩復由三國公斷以三千萬兩償之宣示與日本定約先後辦理緣由方李鴻章之未東渡也朝命三品以上官議和戰迫割地賠款議定朝野大譁臺灣臣民爭尤力中外封章電奏阻款議凡百十上江督劉坤一謂戰而不勝尚可設法撐持署直督王文韶亦以聶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鄂督張之洞語尤激謂割地之事尤為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並論將鴻章擊文刑部治罪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請帝奉太后西幸飭南北備戰守等語至是將批准定約特將先後辦理緣由及不獲已之苦中明白宣示五月臺灣官民推著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宣告自立先是中日停戰議和鄂督張之洞主張以臺灣贈英而請英廷主持和約以抵制日人之要挾及總統司赫德為達其意於英相羅士勃雷侯暨外部大臣全不里英人辭而不受割臺之約定臺人憤激主事邱逢甲首建自主議登臺誓眾於新竹出示告臺民建臺灣民主國備共和故事公舉景崧為大總統開議院製國旗及和議既定朝命景崧以下率兵民離臺飭南洋廣東禁止私運軍火勇丁赴臺地時臺人議白各國保護並議抵押於法蘭皆不成就崧令官弁留者錄册欲去者聽於是提督楊岐珍及道府各員均內渡是月初二日景崧受

臺灣總統印。文曰臺灣民主之章。國旗藍地黃虎文。長方五幅。虎首內向。尾高首下。設內部外部軍部等。行鈔幣及郵政局券。越五日。日本兵至由基隆北之澳底登陸。臺北城中居民約為內應。十二日。縱大總統府。景松微服出走。乘歐舶南渡。由廣州灣而歸。十五日。日本兵來收城。臺北亡。秋九月。日本取臺南府城。臺北既陷。臺南僻在一隅。餉械已涸。不足守。鎮道以下及守中路之臺紳邱逢甲林朝棟等相繼內渡。臺南土匪蠢起。紳士上總統印章於總兵劉永福。永福不受。仍稱幫辦。入府城議防守。自五月以來。日本時以兵艦窺安平等口。而陸軍踞新竹。永福所部及團民拒戰。互有勝負。七月初。彰化失守。至是餉械皆竭。饑軍悉潰。土匪引敵入城。永福登德商商船內渡。臺南亡。

編者曰。中日之後。輿論咸集矢於李內。謂由其不明國際法。聽朝鮮與各國立約。失上國之主權。致日人有所藉口。實則兩國釀釁。不盡由於此。中國最初之橫濱領事范氏。主張中國僑民之權利。往往有使日人不能堪者。及球事交涉中。北洋艦隊游弋長崎。為示威主動。水兵與長崎警察鬧。勒使長崎警察不得佩刀。斯二役也。當時日人咸引以為大辱。日人思報復久矣。至是遂一發而不可遏。其咎宜盡在李氏一人乎哉。

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疆域之喪失及軍港租借條約

宣宗道光二十二年秋七月中英江軍議定條約第三款給予英國香港海島香港屬廣州府屬之一島嶼時為鴉片事與英戰敗遂割予英國其餘款文曰一因大英商艦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貯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據守主宰任便立法治理

文宗咸豐八年夏四月中俄璦琿條約第一條割黑龍江省東北沿邊地贈俄初俄人以康雍間所訂尼布楚及恰克圖通商條約猶未滿意自尼古刺士即位舉木喇福岳福為西伯利亞東部總督一以東略為務漸下黑龍江佔其河口於北岸設兵屯守殖民其地咸豐三年五年六年屢以兵艦來中國迫議改定邊界時政府方苦太平軍之戰事力不能拒遣黑龍江將軍奕山與木喇福岳福會議於璦琿城定以黑龍江為兩國界竟割東北數千里地予之今其地為俄阿穆爾省其餘款文見前四十六卷璦琿條約中

十年秋九月中英北京續增條約第六款給英國九龍司九龍地形為一小土脈南與香港相對時與英訂北京和約竟將九龍司地方一區割予英國其餘款文曰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紮粵省督先英法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已夏理代國立批承租在常並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君主並應撥餉併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冬十月中俄續約第一款割吉林省遠東沿海地予俄即烏蘇里

江東岸地當英法聯軍入北京。俄使伊格那甫普福出任調停。至是和議成。俄以為功。迫政府重訂中俄條約。割讓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迤東之地。予之。今其地為俄之東海濱省。俄人並於該分河口。建海參崴軍港。其條款文見前四十六卷北京條約中。

穆宗同治三年。秋九月。中俄塔城條約成。中國喪失額爾齊斯河下游一帶地。其地為新疆省西北沿邊地。有齊桑泊在內。至光緒九年。阿拉克別克河口勘界時。悉失之。俄收為志密巴拉庭斯克地。

八年。春三月。中俄科布多界約成。中國喪失阿爾泰泊一帶地。即科布多西北沿邊地。時以勘界失之。今為俄多木斯克地。

德宗光緒八年。秋七月。中俄伊犁界約成。中國喪失伊犁河下流一帶地。有巴爾噶什湖及特穆爾圖泊在內。先是新疆回變。俄人佔踞伊犁。及天山南路平定。要約退兵。與定和約。以實爾果斯河以東地交還中國。至是建立界碑。俄人收伊犁河下游一帶地。為志密林慶斯克地。

十三年。冬十月。中葡北京條約第一第二款。予葡國澳門。澳門土股屬香山縣。為廣東海面門戶。明嘉靖中。即為葡萄牙人佔踞。歲輸租課五百兩。自道光二十九年以後。迄未交納。咸豐七年。葡人來求通商。並請立約。不許。同治元年。復請立約。由法使哥士者按照法約。酌擬章程。恭王奕訢許之。奏入。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復以爭論澳門設官事。並未互換。至是因洋藥稅釐併徵一案。粵督張之洞疏稱。非與葡國商辦。則澳門之偷漏。無從巡緝。乃命慶王奕訢侍郎孫毓汶與葡使羅沙定約五十四款。附專約之款。竟許割澳門贈予之。其第二款文曰。一前

在大西洋國（葡葡牙管轄）京都里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允無異。其第二款文曰：「前在大西洋國京都里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允准。未與大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之第三款。大西洋國仍允無異。十六年春二月。中英藏印條約成。讓拉達克地予英。拉達克在西藏西北。初。西克教徒（溫都教）由克什米爾東使拉達克自是時相攻擊。光緒十四年。兩國邊地復構兵時。方與英藏印界約。拉達克遂歸於英。

二十年春正月。中英續議滇緬界約成。中國喪失雲南省迤西沿邊地。野人山以西南及龍川江。潞江下游地為雲南省迤西沿邊地。先是英人探勘緬甸北界。語使者曰：「見中國兵所在。即視為中國地。不再入。後見八募（新街）孟拱皆無中國兵。而大金沙江以外邊地及八募地。邊盡棄於英。時千總張天明黃正林扼守老八募（伊拉瓦神江）野人山以外。大金沙江以內皆駐軍之地。英人不敢過問。未幾而當道竟撤去其兵。且招引外人過大金沙江入野人山。於是大金沙江邊。棄於英。而野人山之形勢亦不完。至訂滇緬界約成。野人山以西地。龍川江。潞江下游地。遂盡歸予英。

二十一年夏四月。中日馬關條約第二款。給日本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臺灣島東臨太平洋。澎湖列島。控制臺灣海峽。至是。與日本訂馬關和約。悉割予之。其款文見六十四卷甲午戰事和約中。

二十三年春正月。中英續議緬甸條約第二第三款。劃界工全地及那木喀相近三角地一段予

英二十一年五月與法國訂約以前與英訂緬甸界約所得江洪界內之地子法以為索回遼東之報酬英人聞之不悅屢有責言至是始訂約不再索問而改劃界線將工隆全地劃歸英國並以那木喀相近三角地一段承租于英國其第二款文（上略）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瀕南英江之支河及參秀嶺之疊岡夫高山從此夫高山連嶺東北至瑞麗江此段地英國認為中國之地惟是地方乃中國承租與英國管轄其他之權咸歸英國中國不用過問其每年租價若干嗣後再議其第三款文自瑞麗江於南界相近轉北之處（瑞麗江與南陽江相會處）綏順南陽江上行至該江源頭孟哥山約在北緯二十四度七分東經九十八度十五分自此順叢樹山嶺至潞江與南道江相會處由此順潞江上行直到科干西北界順接科干東界直抵工隆界上將工隆會界劃歸英國

二十四年春二月中德膠澳租約第二款租于德國膠州初德國與俄法同盟索還遼東地歸中國俄人受密約非常之利益法人得南荒甌脫之廣土獨德人向隅上年春德索金門島樞府拒之德人憤甚又因中俄密約第九條有俄借租膠州之議德人遂欲先發制俄適是年十月山東曹州鉅野縣德國天主堂教士二人被殺德即以海艦駛近膠州灣砲臺守將提督章高元方與幕賓為蘇雀戲臺兵往報高元曰彼艦偶駛此地耳何預吾事俄頃船抵岸即以照會高元賭方酬置之及賭倦少憩一幕客啟視始知德人勒令於二十四鐘內將全島讓出高元始大驚傳令開陽亟出署則德兵已滿街市隊既盛將士皆挾空鎗急返庫中取子藥則庫已為敵所佔矣高元亟請德將理論德將曰吾奉本國訓條行事實無理之可言汝但全師退出而已高元不許遂

處之駐京德使海靖。與樞府立約六條。強借膠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為德國在華屯駐海軍之用。山東全省路礦。歸德國承辦。其餘款文。二。大清國大皇帝。已允將膠澳之口。南北兩面。租予德國。先以十九年為限。德國於所租之地。應蓋礮台等事。以保地棧。各項設衛。海口。三。德國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以免兩國爭端。三月中俄會訂條約。第一。第二。第六。續約第一款。租予俄國旅順口。大連灣。德人既奪膠澳。俄人大憤。其使臣巴布羅福。遂援例租借旅順。大連。及鄰近相連之海面。以為準備俄國海軍。在中國北方海岸。得有根據之地。並築鐵路。從營口。鴨綠江中間。接至濱海。方使之處。其第一款文曰。中國允將旅順口。大連灣。暨附近水面。租予俄國。惟此項所租。斷不侵中國大皇帝主此地之權。第二款文曰。因以上緣由。所租地段之界。經大連灣。迤北酌視。平地。合宜保守。該段所需。應相離若干里。即准相離若干里。其確切界限。以及此約各項詳細。俟此約畫押後。在聖彼得堡。會同許大臣。刻即商訂。另立專條。此界線商定後。所有劃入租界線內之地。及附近水面。專歸俄國租用。其第六款文曰。兩國政府。相允旅順一口。既身為武備之口。獨准華俄船隻享用。而於各國兵商船隻。以為不閉之口。至於大連灣。除口內一港。亦照旅順口之例。專為華俄兵艦之用。其餘地方。作為通商口岸。各國商船。任使可到。續第一款文曰。按照原約第二條。租與俄國之旅順口。及大連灣。遼東半島。陸地。其北界。應從遼東西岸。亞當灣之北起。穿過亞當山。麓。至遼東東岸。皮子窩灣。北盡處。止。租界附近水面。及陸地。遼東各島。均歸俄國享用。並議定租地限期。以二十五年為滿。此約租界。實為遼東半島。非止旅大也。夏四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准英國展擴香港對面九龍地。址。咸豐十年。英法聯軍。

之役已割九龍司地方千七百餘里給予英國。至是因德俄紛紛索租膠旅。英使實納樂遂藉口於均勢之局。迫議展擴九龍租地。李鴻章抗議無效。請無築礮臺於山上。亦不允。約成。其餘文大。均准展九龍界址二千方里。作為新租之地。並歸英國管轄。以為保衛香港地方之用。而大鵬灣。深圳灣海面皆在內。租期亦定九十九年。五月中英議租威海衛專條。租予英國威海衛時。英人復索威海。以抵制俄人東亞海權。時日兵已將退出。遂將以予英。其餘文曰。今議定中國政府將山東省之威海衛及附近之海面。租予英國政府。以為英國在華北得有水師合宜之處。並保護英商在北洋之貿易。租期應按照俄國駐守旅順之期相同。

二十五年。冬十月。中法廣州灣租約第一款。租予法國廣州灣。並兩海島。先是法人助中國索還遼東。僅獲遼邊隙地之報酬。自德佔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復迫政府開西江一帶通商口岸。將整斷利權。法人見事急。遂圖廣州附近。有法國兵官為游匪所殺。亦效德人故智。先闖入廣州灣。而後議租。僥倖政府無以拒其請。命提督蘇元春與法國全使議訂租界約七條。第一條文曰。因和睦之由。中國國家將廣州灣租與法國國家。作為停船量煤之用。定期九十九年。惟在其租界之內。訂明所租情形。於中國自立之權無礙。第三款文曰。於九十九年內所租之地。全歸法國一國管轄。以免兩國爭執。

三十一年。秋七月。日俄議于莫斯科約第五款。俄割讓庫頁島（庫頁之庫字從尸讀若除俗呼作庫如猶大之馮猶太爪哇之誤瓜哇）之半予日本。庫頁島一名樺太島。又名薩哈連島。在中國黑龍江口。乾隆五十五年。因遺忘而喪失其地。以後俄國屢次侵庫頁島。與日本紛爭不已。光

緒元年以千島交換為名。佔其全島。自是日本海沿岸之北方亞細亞一帶。盡歸於俄。至二十九年。日俄釁起。俄師連敗日人。於是年六月。爭據庫頁全島。於是俄人停戰乞和。議約於美國朴子茅斯城。俄人割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讓予日本管領。是島遂為日俄分有之。其款文大略。謂庫頁島。日俄各得一半。惟兩國均不能建立砲臺。又不能用之為行軍之地。

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戊戌政變

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夏四月下詔定國是。宣示中外。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疊疊外患。三次割疆。當事者始漸知西人之長技。思所以效法。而自強。初行新政。不一而足。如設製造局。以製新械。方言館。以養真才。招商局。以爭航利。派學生出洋。以游學外國。用客卿美人。蒞安臣為大使。以聯邦交。其他如練兵。通商。造路。開礦。諸大端。皆次第舉行。然變法不知其本。故行之已數十年。於國勢之孱弱。仍莫克振救。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具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取廠船。礦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具在此乎。及甲午敗於日本。各國租港灣之責。相徧而來。瓜分支那之說。騰沸於全球。於是國人大譁。志士憤起。痛論變法之不可緩。帝亦知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時翁同龢輔政。將成其說。尤力。御史楊深秀。侍讀徐致靖。又相繼上書。請定國是。帝乃赴頤和園。白太后。召軍機全堂。於是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是之詔。以宣示中外。詔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宗。一見或託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概除。眾喁喁。晚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約相抗。貨富難絕。宜真能制棍。以植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貽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皇。

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則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徒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愛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衙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復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業，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狗私援引，致負朝廷詳詳誥誡之至意。諭令宗人府保薦王公貝勒等游歷各國，從侍郎榮惠御史楊深秀前後奏請也。命下，親貴大譁，謂帝破壞中國之禮法，且使滿洲之權勢處於危險地位。帝不得已，改命毋庸保薦。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保薦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光緒十五年，有為以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改革，以圖自強。格不得上。二十一年，代表公事千三百人工書請變法，亦不達。旋通籍授工部主事。自是四年之間，凡七上書。甲前議仍寂不上，乃進而立強學會於京師。繼設分會於上海。京會推郭曾燾之洞為會長。郎中沈曾熾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皆贊成人也。尋復開保國會於北京。是年以給事中高燾曾之疏，薦諭令王大臣傳至總署詢問變法事宜。王大臣取其上年冬間呈請工部代奏之書，以上帝降之指，其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語軍機大臣曰：康某何不顧死生，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耶。然亦不之罪，仍命嗣後康某如有條陳，當即日呈遞。毋許杜檢，並宣取所著日本變法俄大彼得傳等書。至是以協揆翁同龢及致靖文章

薦者預備召見。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於仁壽殿。帝深以廷臣守舊阻礙變法為憂。有為對曰：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署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薦擢小臣。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責以御銜。許其專摺奏事。足與彼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舊聽其專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怨謗自息。即皇上果有壯猷之全權。而待此輩之大臣。亦祇當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設為華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厚祿。以養之。不必盡去之也。帝然其言。旋命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罷。先是同龢在毓慶宮授帝讀最久。因鑒於事竣。非變法不足圖存。特為陳說於帝前。為太后所聞。撤同龢毓慶宮行走。其薦康有為也。謂有為之才。過臣百倍。請舉國以聽。太后尤急其語。又其時天津閱兵。廢立之謀漸有所聞。同龢密言於帝。太后偵知之。遂命開缺回籍。命二品以上大臣補官。陞見。均詣皇太后前謝恩。外官一體奏謝。東朝久未召見。臣工時因康有為召用。後附之者日眾。朝班有新黨舊黨之分。太后忿甚。是日帝諭令凡二品以上官授任之初。當親往太后處謝恩。於是朝士又有后黨帝黨之分。（后黨混名老母班帝黨渾名孩子班）五月。命自下科為始。卿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派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賞舉人梁啟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啟超原有為弟子也。以侍郎徐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謂不愧為康有為弟子。因賞給六品銜。命辦理譯書局事務。命御史文悌回原衙門行走。文悌滿人。頗憤東朝之專橫。聞同僚楊深秀有門人撫北方豪士千餘。因欲利用之。以劫太后。適同侍祠。竟夕語深秀宮中隱事。及傳

即長麟去官之故。又言太后刻虐皇孫載灃益為帝示戒。帝見太后軌軌。此與唐武氏何異。且
朗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以激深秀。深秀難之。既而文悌慮語淺。乃日騰謗於朝。謂
新黨將不利於太后。冀以自解。猶慮不免。至是露章劾深秀。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康有為開
保國會。徒欲保中國。不保大清。復牽涉同僚宋伯魯等。帝斥其難保。非受人指使。不勝御史之任。
者回原衙門行走。命神機等營改習洋操。命四川總督裕祿留京。授禮部左侍郎。在軍機大
臣上行。走俗祿素為太后所寵信。故命入軍機。以傾政。情。申諭各省地方官實力保復教
堂。因四川北廳廣西永安州湖北沙市均有教案。故也。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
薦舉經濟特科人才。限於三個月內咨送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奏請。改試。從貴州學政嚴修。浙江
巡撫廖壽豐先後奏請也。六月。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又停止朝跪
從郭督張之洞。湘撫陳寶箴奏請也。並諭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不得憑楷法
之優劣為高下。命刪改各衙門則例。從禮部右侍郎李端棻請也。申諭各省實力舉行保甲
派戶部尚書王文韶左侍郎張蔭桓管理礦務鐵路總局。申諭變法不得已之苦衷。命諸臣精
白乃心。力除壅蔽。時陳寶箴在湘。力行新政。湘省方紳前園子監祭酒王先謙。分省補用道孔憲
毅。吏部主事葉德輝。以其不便於己。竭力反對。寶箴不為動。先謙等嗾使湖南東官黃登隆等交
章彈劾。其誣詞不可聽聞。御史楊深秀抗疏為寶箴剖辯。帝降諭獎勵寶箴。而嚴責湘紳。湖南浮
議稍息。寶箴乃得復行其志。命康有為督辦上海官報。即道員黃遵憲所辦時務報。奏改者也。
先是。有為屢有陳奏。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

民政部以地方自治其他如憲部、典學、吏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恩、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督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帝皆嘉納之。然以見制太后無權不能遽行。欲借羣臣之議以定之。故屢發交軍機。總署會議時。頗有為者。謂有為獨對時。有盡廢六部九卿衙門之奏。致為守舊大臣所惡。故出之。秋七月。命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督理。均賞給三品卿銜。令各省府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講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為之率。其工學商學各事宜一律舉辦。諭擇於九月中奉皇太后至天津閱兵。帝性嚴峻。遇宦者尤少所假借。故左右多不悅。總管太監李蓮英等。乃共為護間。太后素虐待帝。至是疑隙愈深。日謀所以廢之時。榮祿總督直隸。節制北洋三軍。一提督董福祥之甘軍。二提督聶士成之武毅軍。三按察使袁世凱之新建軍。太后密與榮祿謀。謁御史李成鐸。奏請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帝請於太后。欣然許之。遂有是詔。蓋太后祭祿等欲脅帝至津。因以兵廢立。帝雖知之而無如何。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東河總督缺。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亦均裁撤。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命下。羣情大駭。謂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寧壽宮。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太后笑而不言。革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駘侍郎堃岫徐會澧溥頤曾廣漢職。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帝出洋游歷。先往日本。以次繼往歐美各國。堂官阻格不上。王照面斥其違旨。始不得已為之代奏。至是帝怒。具聖敕。革懷塔布等六人職。王照以不畏強禦。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

主事劉元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給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帝欲銳意改革而軍機大臣皆后黨不為奉行帝上畏太后不敢驟易故特擢四人使參預新政事宜仿日本維新置參預官於官中之意也拜命之日帝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覽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命裕祿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以昭信股票擾民命即停止命大學士李鴻章尚書敬信均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帝親裁大政百廢俱舉深恨鴻章以聯俄誤國乃有是詔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各職從徐致靖奏請也諭以改行新政之意布告天下時百日間維新之詔聯翩而下變法神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其尤雷厲風行者一令都中築馬路二命辦理國防三命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於是滿族諸人大譁誣謗紛起故復下諭曰國家振興庶政兼採西法牧民之政古今所同而西人攷究較勤故可補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圖於成見者謂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令教學千端萬緒主於為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實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新法宜為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恚令其康樂和親朕躬未為盡職加以各國文地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答在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至昏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復聞新政者朕實為嘆恨今將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者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後

所有關於新政之諭旨各者皆極均迅速照錄刊刻騰黃以資湖粵著各州縣教官詳切宣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得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為要此次諭旨並懸掛各省督撫衙門大堂俾眾共觀庶無壅格命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條陳自行專摺具奏州縣等官由督撫原封呈遞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八月命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開缺以待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先是上月二十七日帝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嗣同查照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二十九日帝自頤和園出召見楊銳賜以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四卿與康有為速設法籌救之語諸人捧詔痛哭而帝手無寸柄時諸將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諳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嗣同密奏請帝破格超擢冀緩急可救助至是詔見特賞侍郎責成專辦練兵命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督辦官報時營中變態已作西后語帝謂有為在外昌言無忌肆行詆毀乃大不敬命革職帝受命唯唯退即明詔命有為出京時是月初二日也翌日又密詔敦促言一日不可留有為遂行帝有疾皇太后復臨朝攝政自四月以來京師謠言皆謂帝病重然仍日日召見臣工間數日一幸頤和園朝太后又常在瀛秀園門跪迎跪送太后固未嘗有病也及華禮部六堂官推四京卿頑固大臣益側目懷塔布及御史楊崇伊等先後至天津謁榮祿遂相與定圖帝之計檄調轟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北京彰義門外四十里之長陞店三次急電至總署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英艦七艘泊於天津請飭袁世凱返津防禦世凱至津榮祿即乘專車抵京與懷塔布許應駁楊崇伊張仲忻至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請訓政太后

立命以禁祿之衛兵代守禁城令榮祿仍回津以俟召命會議至夜半而散翌晨新黨謀圍頤和園之誑起（先於太監茶店中殺一種風說言帝設謀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皆深信之互相傳播）太后垂簾之詔下捕戮康梁之命出時是月初六日也而有為已先出京啟超亦出走

軍御史宋伯魯職永不敘用伯魯既奏劾許應騷等又嘗疏論太后之短故及於禍 太后幽帝於南海之瀛臺是晨五鐘半帝入中和殿閱禮部擬祀社稷壇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衛太監及禁祿之兵一隊稱奉太后命引帝入西苑內之瀛臺乃南海中一島也四面環水一面設板橋通出入臺中約有十餘室太后挈李蓮英隨之責帝曰汝之究法雖新木予所許但不料汝昏昧糊塗胆大妄為一至於此汝自五歲入宮繼立為帝撫養成入以至歸政予何負於汝而汝無福承受大業聽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親貴重臣無一愛戴汝者皆請予訓政漢大臣中雖一二阿順汝者予自有法處治之命運英邁選親信太監監守臺中撤門外板橋以斷出入防帝逸也撤珍妃符珽施以刑杖不許進見帝之太監或處死或發往軍臺無一存者今步軍衙門及護軍營遣派官弁率領兵役在禁禁城西苑頤和園各宮門外分段嚴密巡邏當廢立之議垂定令軍機密電南省各督撫徵取同意江督劉坤一粵藩岑春煊南洋羣島諸華商皆抗電力爭其謀漸沮坤一電語尤激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等語時人謂江督十二字之電奏為帝延命金丹云 下侍郎張蔭桓徐致靖御史楊深秀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康有為之弟康廣仁於獄 以帝病命中外保薦精通醫理之人先是內廷徧布帝病重之語政變日即電諭上海通言事已前即康有為進紅丸所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英領事親見之至是又有徵醫之命

命於中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又禁止士民上書
言事廢官報局停止各省改設學校命榮祿在軍機大臣上行是授裕祿直隸總督北洋各軍
仍歸榮祿節制以裕祿為幫辦太后攝政即召榮祿入京而以袁世凱護理直督至是乃令留節
而仍留北洋各軍殺楊深秀楊毓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廖廣仁例捕罪犯必加訊鞫康得其竟
然後殺之深秀等既下獄刑部請派大臣會訊太后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隨
召見刑部尚書趙舒魁命嚴究其辜舒魁曰此輩無父無君之禽獸殺無赦何問為若稽時日恐
有中變益懼外人交涉也太后頷之及會訊日(是月十三日)刑部各官方到堂坐待提訊而忽
有母庸訊鞫即行處斬之命聞者相顧愕眙深秀就逮之先猶抗疏詰問帝被廢之說援引古義
切陳國難請撤差歸政遂被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慘懷國事感念外患忠誠之氣溢於言表詢者
方之前明方孝孺楊繼盛光第臨刑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具嗣子仗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嗣同
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力勸果敢趨出亡日本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
後起捕者既不至復與大俠王正誼(即幽燕大俠大刀王五)謀登門迎賊事卒不成正誼勸之
出奔願以身護之行不取日本志士數輩亦皆勸東游復不聽再四後之刑曰各國變法無不從
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國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苟有之請自嗣同始既被繫題詩
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橫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茫茫捐康有為與正
誼也廣仁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臨刑詰問曰命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我輩死中
國強矣發遣張蔭桓於新疆永榮徐致靖於詔獄華編修徐仁鑄徐仁鏡職蔭桓起家傳時不

十年致身朝服青娥之纓裝備至。又嘗流論太后月度奢僥既下。據英公仗持營職故太座猶惡之。後拳亂起。命殺之於成所。致靖至獄中二年。高聯軍釋放。仍赴太原行在。請監禁。蓋尊重中國主權也。仁鑄仁鏡皆致靖子也。仁鑄督學湖南。以實學課士。湖南之轉移風。應實賴其力。傳止九月。至天津閱兵。帝語慶王奕劻曰。朕誓死。不往天津。榮祿亦言於太后。謂黨事已定。不宜輕動。時帝已無異廢皇太后。遂令收回成命。傳實與士成軍。銀六千兩。袁世凱軍四千兩。董福祥軍三千兩。革刑部尚書李鴻藻。發往新疆。詔捕四品京堂王熙。時懷塔布許應駘等皆惡熙。且必殺得而甘心。而熙已出走。乃逮捕其家處。並查抄其家產。開去三品銜。黃遵憲出使日本。差使違憲。官湘臬時。督理學堂。開辦警察。以湖南一切新政。尤賴其力。飭張之洞裁撤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會中所有學約。界說。札記。答問等書。一律銷毀。之洞性情疏闊。無意帝親意。改革時賢。助甚力。實保薦新黨數人。梁啟超。楊銳。即其門人也。及政變之禍。乃電請太后。重懲維新黨人。其善趨風勢如此。革湖南巡撫陳寶箴。及其子吏部主事陳三。並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均永不敘用。寶箴在湘。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銳意整頓。六月中。帝持詔褒獎。三立與譚嗣同。齊名。有兩公子之目。寶箴湘中治績。多其所贊。蓋江標督學湖南時。提倡實學。開闢湖南全省風氣。希齡湘人。附和湖南新政。亦頗力。中銜御史會章。會章滿人。見當時株連黨人太多。抗疏陳略。略稱外間浮高。頗有以誅戮。悉屬漢人。遂疑朝廷有內滿外漢之意。等語。太后命降諭。嚴飭謂會章妄以私意。揣測。果何所據。而云然。總之有犯必懲。國家一秉大公。毫無成見也。撤銷三品銜吳懋鼎。徐建寅。瑞方。督理農工商務局是也。革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藩。

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職均永不敘用錫福陳新政極多岳瑞嘗上書請變服制用宏觀元濟亦有疏請變官制去拜跪命各項政試仍用四書文試帖經文集問並停經濟特科命禁止報館嚴擊主筆廢農工商總局禁止結會嚴擊會局會所房屋封禁入官特簡蔡祿為欽差大臣所有提督宋慶所部毅軍董福祥所部甘軍聶士成所部武毅軍俱補侍郎袁世凱所部新建陸軍及北洋各軍均歸節制九月革內閣學士張百熙職令留任百熙督學廣東以實學詔士全有移風復設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河道總督缺冬十月派知府銜劉學詢員外郎銜慶憲游歷外洋內地考察商務為補康有為也然卒不獲以重金購死士時魏亦無效尋前湖南巡撫吳大澂職尋前滬蘇大學士翁同龢職並文地方官嚴加管束時太后憾同龢不已遂以甲午之役主戰主和及宣保康有為為辭登職管束同龢黃冠革履履虞山先人之墓以辰日以文字自娛道德文章震耀一時雖片紙隻字得之者如獲拱璧居六年卒十二月革湖北巡撫曾鈺職永不敘用銜新授鄂撫上封事請變通成例疏入侍講學士胎殺无禄寺少卿張仲炘先後勅其擅請變法奏言亂政違覆誼

二十五年秋八月太僕寺卿徐壽朋與朝鮮外部大臣在朝鮮都城訂立通商條約十五款歲冬十月命大學士李鴻章為商務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務時因上年八月南洋吳州日本等處商民屢有電請帝安及歸政之事聯署以萬數千計特命鴻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兩宮和妯勸僑民勿聽黨人煽惑十一月命李鴻章著理兩廣總督太后以康黨在海外氣勢日甚患之以華商多身獲乃使鴻章督導以從事於鎮壓鴻章故專捕禁海外義民三人家族南海保

任南之祖母。時年九十餘。竟死於職。有為祖墓。亦應被判戮。樂實購李康有為。果敢起時。聞海
外各埠。相率立保皇會。言者謂會中宗臣。保皇帝不保太庖。疑為有為等所立。電各國駐使出示
禁止。復懸重賞。購樂實有為。敢起。敢起自日本遺書。警曉章。多為左黨。作刺樂實。購使太后而
果與皇上一心也。則保皇上即所以保太庖。保皇會而可禁也。則立廢皇會者。必當賜級。而立裁
皇會者。必當封侯。未言竊計公他日之位。是不幸則為李斯之報。報會與之族。誅事則如孔光之
為。莽三公。王祥之作晉太傅。而於公究何利焉。云云。逾年正月。命南洋閩浙廣東督撫。懲賞十萬
兩。購擊有為。與敢起。如有購聞所發報章者。亦一體嚴懲。十二月。立端邸王載漪之子溥
儀為皇子。雖承穆宗殿皇帝為嗣。視后實諸臣。日待意。太后廢立。是月二十四日。太后御儀。殿
召對王公大臣。議立新帝事。論擇於明年正月元日。舉行。因討論帝廢後封號。太后意仿明景
恭帝降封王位例。明英宗復辟。以太后語諭廢景恭帝。仍為郕王。大學士徐桐請對帝為晉德
公。謂大金曾以此封宋帝。太后意可。滿洲孫家鼎力爭。太后大不擇曰。此予一家人會。論兼召漢
大臣。不過為體面起見。此事予已告知皇帝。帝亦無言。因命諸大臣。齊赴勤政殿。候駕。與太后
至。使李蓮英宣帝入殿。太后重述前意。帝唯唯。大學士榮祿袖出立儲諭旨呈閱。太后令即仗下。
當事未發表之先。太后慮劉坤一與南中紳商之反對。特召坤一來京。以解其南洋兵柄。而命鹿
傳霖署理江督。使李鴻章出守廣東。分轟士誠。董福祥。宋慶。袁世凱。所部為武衛軍。後左右四軍。另
募中軍萬人。俾歸榮祿統制。使戴鴻慈。李虎神。營事。既外聞。於是上海紳商知府。暨元善等三千餘
人。志士蔡元培。黃炎培等。及海外僑民數十萬。相繼響應。以百數十次。朝命捕元善。元善走澳門。

而立嗣之詔下。稱溥偁為大河哥。命尚書索斯為師傅。徐桐照料。崇廢立之謀。遂因此而出。
二十六年春正月。俄之洞奏。湖北稅釐鹽課各項。無可裁提。請每年由總督以下捐銀報效。奉旨
嚴行申飭。直隸濱州等境內。張育堂家浸沒。三月。京師浙江江蘇安徽同日風。震。是月壬
子卯初。天既明。雲密布。雷聲漸起。道辰正。雲作餅紅色。俄轉黃。俄轉赤。室內皆暗。居人伸手不
見掌。成燕燭。已初霽。塵一聲。雨大至。天乃朗。未幾。舉亂作。賠款之巨。南北均受其苦。

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拳匪之亂及庚子和約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夏五月因近畿一帶拳匪滋事命編辦大學士剛毅順天府府尹趙舒魁馳赴良鄉涿州等處查看情形義和拳本名梅花拳又稱金鐘罩為白蓮教遺孽蓋始於嘉慶時十三年七月有詔逮捕其後黨日益多洎光緒中黨漸滿於山東之清平冠定陶等地上年毓賢為山東巡撫因沂州教案由駐京各國公使訴諸政府撤其任憾之是年二月毓賢簡放山西巡撫遂貽書朝覲謂匪皆義民且有神技可用今國勢日蹙由於民志未伸若再殺拳民無異自翦羽翼也端王載漪因其子溥儀立為大阿哥時誠各使入賀不應且有違言憤甚剛毅后黨夙有憾於帝遂仇及外人故皆深信毓賢言欲利用拳匪以快其私憤地方官希旨不敢言剿匪勢愈猖及袁世凱代毓賢為東撫一意主剿撲滅十餘巨股東省宴然餘黨流入直隸總督裕祿聽其蔓延於是公倡邪說詭召鄉愚其法以降神為主言神附其體即精武藝不畏鎗礮每有人入壇有所謂大師兄者為之雙符誦咒而老祖師宣揚其神訓焉其神曰洪鈞老祖梨山聖母其宗旨以扶清滅洋為名凡洋人及教民與為洋人服役通洋語用洋貨者分別等差有十毛之目一落其手必殺無赦遂借此舞刀跳躍劫殺焚掠又有紅燈照者皆女子與之相輔而行當匪在涿水戕殺督標副將楊福又燬蘆漢鐵路京津鐵路電線京津至張家口電線焚殺教民數百處粉楮不為究辦且延匪目入見得如上齊鄉里無情棍徒聚千百人持義和拳三字名帖即可月入衙署與總督分庭抗禮匪中頭目如曹福田張德成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裕祿且公崇其名入奏

報加以致語為錄用地步。政府亦優答之。及聞外人有責言且將調兵入京始命剛毅與舒翹前往查看而諭旨仍以良莠雜出及舉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淵跡其間為詞蓋終不以舉民為作亂之匪徒也。剛毅至涿州舉匪勒令跪香語多欺罔剛毅令舒翹隨同禮拜舒翹心知其妄然以剛毅故不敢立異。回京覆命言天降義和拳以滅洋人請太后收集舉民為團練即以端王統之。總管太監李蓮英亦贊成其說。太后信之密令招集入京召見大師兄曹福田獎其義勇兩宮由西苑進入大內自瀛秀門至西華門沿路排列舉民護衛太后賞銀二千兩慰勞有加於是親貴爭相信從護壇建醮樹場殆備香煙滿城結為黑霧王公府第大公主邸榮壽公主為恭王奕訢女太后撫為己女邸在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身皆招舉匪各數百人入居之謂之保護滿漢各營卒亦居大半。都中數萬米去如蝗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命端郡王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禮部尚書改奏工部左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載漪嘗言若使彼掌總署與外人交涉必無困難之事發生那桐上封事請政府速向各國宣戰勿待其援軍之至。政秀預擬宣戰諭旨呈請蓋置太后時雖持重未就而心善諸人所為皆特派入總署。甘肅提督董福祥入衛。至京福祥本降匪所部甘勇亦匪素無記憶既入京城與匪合力攻燬教堂焚掠街市大勢蔓延之地由大柵欄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煤市橋觀音寺楊梅竹斜街廊房頭條胡同二條胡同西河沿延及前門外屠城樓東西荷包巷前門橋西及大街西一帶四千餘家同歸於燼翌日笑西單牌樓讀書堂延燒千餘家東城一帶洋貨舖被匪縱火又延燒四千餘家大柵欄煙漲三日不絕。甘軍代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於永定門外時各國公

使皆自危俄使致書政府言他國將借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最當告總署匪不上聞俄使請入見亦不許至是各國派兵入衛日本兵將入京杉山彬至車站迎候方出永定門即為董福祥之兵所執且裂其尻於途召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來京秉衡前以教案罷職命至奉天查辦事件又命巡閱水師至是命帶兵入京行至景州所部道員陳澤霖助匪攻燬村落數處抵京太后召見李秉衡語移日秉衡力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並主張攻使館由翰林院安置地雷轟入後董福祥如其計行翰林院焚燬而使館仍無恙太后兩次御殿召對羣臣是日直督裕祿奏報洋人刀索大沽礮臺請政府即興軍戰太后怒甚立即出儀鸞殿召軍機會議載漪啟秀那桐復進呈外交團與會一件內言請太后歸政廢大阿哥並許聯軍入京（後榮祿查出為載漪命軍機章京連文沖偽造）太后聞之益怒曰彼族竟敢干預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無禮至此予誓必報之載漪因請攻使館大學士榮祿諫曰兵交使在其間圍攻使館之舉決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張則宗廟社稷危矣且即殺數使臣亦不足以顯揚國威太后叱之出復徧詢諸臣皆主張決裂太后入宮稍息復御勤政殿召見王公軍機六部九卿科道內務府大臣各旗都統宣帝至太后厲聲曰皇帝自己承認不克執掌政權宣外人所能干預今各使之聚會陵辱中國主權實甚矣又語諸漢大臣當同心協力以報國家又言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出京時設有一得力之軍隊而殺之即可轉敗為勝但至今日子等報復時期至矣並問帝意如何帝遲疑久之乃請太后聽榮祿之言勿攻使館護送各使至津刑部尚書趙舒翹請明發上諭滅除內地洋人以絕外人間諜吏部左侍郎許景澄進曰中外締約數十年

民救相攻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款而已。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兵端。倘各國協而謀我。何以禦之。太常寺卿來昶曰。臣在總署供差有年。見外人皆和平講理。不信有請太后歸政之說。會據臣愚見。各國必不致干涉中國內政。戴漪大怒。斥昶為漢奸。太后命昶退。顧問戶部尚書立山對曰。拳匪烏合。其術多不效。戴漪憤然曰。用其心爾。吳開銜手立山必與奕訢乃敢廷辯。內閣學士聯元曰。倘使臣不保。他日聯軍入城。恐有玉石俱焚之禍。戴漪怒斥之曰。聯元方自使館來。懷戒心。罪當誅。太后亦怒。命立新聯元。左右力救之而止。自是無敢進言者。太后即命軍機宣布開戰之諭。傳達各省。又言當先致祭太廟。派載勳載瀾為團練大臣。又限各使當夕離京。即者茶祿費送往津。既又諭各使照常安居。諸臣既退。載漪載瀾獨留。載瀾告太后曰。臣觀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降臨。稱獎拳民之忠勇。太后亦謂唐武后當國時。玉皇亦曾降臨云。英俄德法美意奧日本八國聯軍。攻大沽砲臺。據之時。政府既助匪仇。洋兵提督西摩爾統各國兵入京。至楊村被阻折回。北京使館被圍。天津兵匪亦攻租界。西摩爾面請於天津總兵羅榮元。讓出南北砲臺。由聯軍代守。榮元不允。遂開戰。相持竟日。卒至不守。召各省兵入援。徵集勤王軍之命下。鹿傳霖錫良等遠應之。而南方督撫皆不奉詔。江督劉坤一疏言。苟禦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而為此等舉動也。疏入。諭旨言。南北相侮。不可攻。又引左傳唇亡齒寒以為言。東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離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騎子。禍不忍言矣。召兩廣總督李鴻章。袁鴻章不即行。但疏懇救護使館。請無信邪術以保國。懿旨責其不應作一面語。同時由袁世凱轉到福建將軍善聯總督許應駟等。請保衛使臣各

指片亦奉嚴旨有曰前已降旨和之一字萬不可存於胸中倘該將軍等誤會朝旨海疆萬一有失推各將軍等是問云。德國駐京公使克林德被戕先日載漪等呈約克使赴德署會議是晨克使行至東單牌樓為載漪所統神虎營兵滿人安海所鎗殺先是政府出示懸賞殺一洋人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洋人者賞銀四十兩殺一洋孩者賞銀三十兩亂兵希賞致有此變載漪當令以克使首級呈示東安門因袁昶力爭而止禮棺殮之。下詔與各國宣戰自是匪徒益熾首禍諸人呼為墮突凡御科道紛紛條陳攻館之策尚書致秀言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普濟會賊逆夷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館必盡淹斃之學士彭貴恭御史劉家謨請詔義民所至按戶搜殺以絕亂源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破不燃其御至神無畏夷兵徐道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海口夷船當盡滅陳嘉言云得聞壯穆帛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恭壽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即中左紹佐請殺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主事萬東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卹時上書言神怪似此者以百數廷臣附和既眾載漪遂令拳匪燒順治門法國教堂甘勇縱火翰林院冀以延燒使館太后皆立宮中高石之上觀之甘勇嘗獲一洋人獻莊胡刑訊至三小時之久呼籲之聲慘不忍聞訊畢殺之太后命賞此甘勇五百金較之賞格所聞加至十倍矣復連獲教民九百皆於黎明時在莊邸外行刑承審者為理藩院侍郎貽穀總署行走芬華桂惠備極殘酷而以芬華為尤甚時人擬之為劊子手又謚之為屠伯。命各省招集義和團助戰於是東北一帶文武大吏奉令惟謹幾於全體一致。山西巡撫毓賢奏稱誘殺晉省洋人悉盡優詔嘉獎毓賢疏

稱已計誘山西有洋人盡數擒獲均在撫署處決無漏網者。起旨褒獎備至。榮祿諫曰：殺戮及於婦孺，何足以揚國威？恐為全球所笑。且於老佛（滿人對於太后之尊稱）仁慈之名譽亦有損。太后微哂之曰：汝言誠是。但洋人迫我歸政，我不得不以此報之。此時仇族如魚游釜中，當已認明究竟孰為中國真正主人翁也。命莊親王載勛為步軍統領，時因新派步軍統領崇禮鎮捕洋人教民不力，改派載勛。命載勛剛毅統率義和團，並派左右翼總兵吳年載、瀾會同辦理。當拳匪初攻使館時，曾謂旦夕間便可剷除。董福祥且屢以使館見燬入告，乃事閱二十餘日，洋兵死者無幾，而匪徒散散，徧於東交民巷口。於是義和團聚者，拳民十數萬，首領太多，統令歧出。請派大臣調度，故有是命。兩江總督劉坤一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立東南保護約款九條，成時有派義和團南下各省教練兵勇習拳及進兵攻擊上海消息，外人置戍重兵於租界，多方設備。坤一恐東南再起兵燹，全局益形糜爛，遂不奉中央命令，購路鄂督張之洞，派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保護約款九條，沿江各省賴此以安。其文曰：一、上海道臺令現奉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面示，與各國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省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財產為主。二、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認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體認真保護。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江岸已有各國兵輪，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破壞洋商。

教士人命在案。事被中國不認。賠償六萬。及長江各礮臺。各國兵輪。切不可近。臺傍泊。及緊對礮臺之處。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礮臺附近地方。操練。彼此免致誤犯。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尤兵輪。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撫。提用各國毋庸驚疑。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游歷各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擾人心。下。謝停止圍攻各國使館。先是一日。大河哥呼帝為鬼子徒弟。帝泣訴於太后。嚴責之。載漪憤甚。翌晨率同載勳。載濤。載瀛。帶領拳匪約六十人入宮。口稱尋我二毛子。至子壽宮門大聲呼噪。請皇帝出宮。羣呼殺洋鬼子徒弟。殺洋鬼子朋友。太后方起。聞聲趨出。立階上。諸王公及匪聚於階下。聲洶洶。太后大怒。叱載漪等出。斬匪首一名於外宮門。又以董福祥面勅蔡祿。不允借用大礮攻使館。詎之為漢奸。太后益怒。知載漪福祥皆荒謬不可恃。乃下諭停攻使館。並命蔡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閱三小時。祿自天津電奏。至報大捷。言洋人攻天津死者甚眾。並擊沉其兵輪二艘。天津洋人。剿滅幾盡。於是太后之宗旨又一變。復命加功攻使矣。六月天津失守。自五月中旬後。天津拳匪焚教堂。殺教民。總督裕祿恃奉匪頭目及紅燈照首領為護符。使共禦洋兵。遂兵匪聯合。與租界洋兵相攻。及聯軍攻據大沽後。援兵大集。乃大舉攻津。提督崑士成。初駐軍城南海光寺。後連日力戰。奪據跑馬廠八里臺及小營門礮臺。聯軍集八里臺。士成回救。敵人以綠氣礮進擊。不能敵。士成陣歿。天津遂陷。綠氣礮者。實善於炸彈中。迸裂時。觸其氣立死。為文明戰爭所禁。川敵人以野蠻視奉匪。故一試之士。成先以剝匪落堡。殲滅百餘人。被

嚴旨中斥至是聯軍擊之於前奉匪乘之於後進退維谷遂及於難而朝旨反責其講求洋操多年乃竟不堪一談言之殊堪痛恨云 命提督宋慶馬玉崑總督裕祿恢復天津天津敗報至京榮祿入見太后言若北京有失將若何太后引賈誼之言建三表設五餌云云三表以信諭以愛諭以好諭也五餌文繡以壞其目美食以壞其口聲樂以壞其耳高堂邃宇以壞其視隆禮厚饗以壞其心也且自謂其外交之手段足以對付外人至是見聯軍進逼命宋慶等竭力堵禦命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並命其借坐俄國信船由海道北上鴻章七電言不能速行且謂太后非改定政策決不止上 秋七月毅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景澄祖三上疏請剿拳匪懲禍首載漪剛毅深惡之及李秉衡至京奏言捕獲信差搜出景澄通夷信據又太后前寄各省密諭命其但遇洋人即殺勿使漏網近聞陝西署撫臣端方河南撫臣裕長及蒙古各處所奉諭旨凡即殺字皆係保護字今查出為袁昶許景澄所竊改太后大怒曰二人膽敢擅改諭旨此何異越高之所為命車裂以徇大學士王文韶力諫始改命立新又傳諭教前侍郎張蔭桓於新疆戍所昶臨刑曰子惟望不久重見天日消滅僭妄監斬官袁潤怒斥之昶厲聲曰子死而無罪汝輩狂悖亂國罪乃當死子名將長留於天壤受世人之愛敬迴顧景澄曰人死如歸家耳莫懼為哉 溯徑前擊必行刑者立下其刃景澄監刑者為刑部侍郎徐承煜 命榮祿派兵護送各國公使往天津時荷奧兩使館及道勝銀行皆被燬各國兵及教民堅守英日等館李鴻章劉坤一及駐外各使臣屢請保護外使及洋人言保護各國使臣正所以自保使臣保護在華洋人正所以保護在洋華民不報至是始下令停止攻館命榮祿派兵護使往津以阻聯軍前進並飭使館以西

瓜酒蔬果水果等物。先是數日前，黃淵令政秀孟約各使至總署會議，勿帶衛隊，欲訪其館而
要殺之於途也。乃一面致孟要請，一面又數往攻擊。至是獲送命下。各使皆不敢應。授李鴻章
為全權大臣，命電商各國先行停戰。又電令駐俄英日本等國使臣楊儒羅豐祿李威儀分遞國
書，求三國調停戰事。益制軍機之議，以為此乘時取勝之舉。欲列強猜忌離異也。各國政府聞此
電文，皆莫名其故。鴻章復奏請立將妖人正法，罷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國公使至聯軍大
營，則臣當力疾冒暑頓行。又言接讀奇諭，似太后仍無誠信議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
猶信岑匪為忠義之民，臣無一兵一餉。若冒昧北上，唯死於亂兵妖民而於國毫無補益也。楊
村失守，裕祿死之。聯軍既據天津，屢得北京使館乞援之信。遂大舉分路進攻。馬玉崑宋慶裕祿
傑之北倉蔡村楊村皆敗。逃裕祿逃匿一棺材店。既而用手鎗自殺。潰兵四散。搶劫通州張家灣
等處一空。授李東銜為欽差大臣前往河西塢（俗呼河西務）視師。東銜在太后前數言自任
督師，並力言宗廟社稷決不至再受恥辱。乃命總統前敵提督張春發為本華夏辛酉按察使。陳
澤霖四軍。東銜請參匪三千人，以從親拜其大師。各特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九連
環，如意鈎，大牌，飛劍，搬東銜以行。謂之八寶法物。至河西塢，收集軍隊，及戰。春發本華辛酉皆敗。
績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為之不流。澤霖自武清移營，聞敵聲，全軍悉潰。東銜走通州。載漪稱命董
福祥合拳匪加功，攻使館。武衛軍虎神營神機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雪憤。殺兵部尚書徐
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時聯軍已偏通州，而首禍諸臣，山鼓轉熾，凡所欲殺，太后無
不從之。用儀前官軍機時，嘗勸大學士徐桐，徐桐憾之前，溥儀立為大阿哥。載漪以用儀有不贊

成語亦怨之。至是禍作。時年七十。臨刑無怨詞。但曰彼僭妄者豈能久存。予死於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願也。立山前與載瀾爭效。綠柔有階。及是遂傾之。以報謂其屬宅。憐於法國教堂。有挖地道接濟洋人食物事。聯元官上疏請停攻使館。戶部尚書崇綺責之。聯元拂衣行。遂謂其與袁昶同黨。及赴市。忽見大師兄紅衣冠由宣武門出。怒馬驟馳。騎後拖一巨物。至刑所。始知為立山。縛手足繫諸馬蹄。面目已毀。敗矣。時載瀾疏言通敵諸臣。而有大學士王文韶。戶部尚書廖壽恆。請並除之。以清朝列。太后許之。會聯軍入京而罷。李鴻章兵債於馬頭死之。聯軍進據通州。東衛督軍規取河西塢。至武清縣馬頭地方。遇敵。張春林等軍均不願戰。相率退去。東衛伊樂以死通州。聞警。蔡棣入告。君臣相對泣。太后始欲奔熱河。大阿哥請復行。留帝在京。與其朋友外國人講和。太后言出走不如殉國。令帝殉之。蔡棣力諫。並請太后留京。降諭將載瀾等斬首以謝外人。時太后仍希望奉民法術。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館。是日召見蔡棣八次。載瀾五次。軍機五次。皆默對無一言。聯軍入京。太后罕帝出奔宣化。京師兵匪力攻使館五十日。猶未下。而聯軍已至。董福祥迎戰於廣渠門外。敗績。縱兵大掠。而西幅重相屬於逃。俄日軍遂由東直齊化二門先入。英兵亦由水門入使館。遂佔平陽永定兩門。是日黎明。太后扮辦閩農婦。服藍夏布衫。梳漢式頭。令帝后服藍布木襪。將出奔。傳令妃嬪不許隨行。珍妃入宮於太后。謂帝應留京以鎮人心。太后不答。但厲聲命李蓮英推妃於寧壽宮外之大井中。帝目視其寵妃之死而不能救。悲憤之極。至於戰慄。太后罕帝后徒步出宮北門。乘驟車行。至朝陽門。向日本軍營。止戰旗。闕城而出。從行者。大阿哥溥儀。度親王奕劻。容爾喀親王那彥圖。瑞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勳。貝勒載瀾。黃濬。載

溘貝子誠補副公載瀾鎮國將軍載瀾溥側溥靜剛毅那桐題舒魁英年吳汝梅及各部
堂官十二人小軍機三人馬玉崑之兵千人及神機虎神營攻使館無功之旗兵數百卷至貫市
太后及帝不食已一日矣睡火炕無被褥故也沿途居民舖戶皆被危厲兵搶劫一空及駐蹕時
萬騎千乘強買強取更不堪屬目駕過後靡有孑遺焉三日至懷來縣又四日至宣化府將軍延
茂祭酒王懿榮熙元侍讀寶堂索壽慶壽富等皆於京城破時死之徐桐亦自盡克勤郡王晉祺
為洋兵所迫日負死屍尚書懷塔布為使館槍斃至被鞭笞大學士榮祿尚書索特通至保定索
綺即自殺下詔罪己並宣布將還太原命都院堂官分班速赴行在又命各督撫整頓邊防力
固疆圉八月太后孛帝至山西大同府太后一路神色安舒過雁門關命暫停曰觀此風景不
禁思及熱河又語帝曰此次出京得觀世界亦頗樂也帝曰人心當喜樂時自然如此俄聞聯軍
入宮掠取財寶太后甚躁怒從者皆服藥命奕助回京會同李鴻章商辦一切事宜添派劉
坤一張之洞會同商辦和議旋因李鴻章請派榮祿會同辦理太后允之並准其便宜行事後因
各國不願接待榮祿遂赴西安行在俄兵佔齊齊哈爾黑龍江將軍壽山死之初六月中海蘭
泡俄兵假道齊齊哈爾至哈爾濱保護鐵路壽山拒之俄兵遂與玻璃副都統鳳翔開戰鳳翔陣
歿玻璃失守七月俄兵佔大北嶺是月至齊齊哈爾壽山自殺奉亂初作時東三省紛紛應之壽
山薦反工部郎中王煥請力禁壽山大忿遂煥出署旋使人追之逸殺之至是未逾月壽山亦歿
死太后孛帝至太原府駐蹕撫署語誠賢曰今山西境內無洋人汝之力也但聯軍索汝甚急
子或將汝革職以掩外人耳目對曰臣則救洋人時已預備革職治罪矣太后隨親往誠賢戎宮

洋人之處。並詳詢辦理始末。尋命毓賢開缺。以湖南布政使錫良代之。時錫良以勤王至行在也。命於陝西省城酌備駐蹕之所。李鴻章奏陳各國之意。屢請迴鑾不允。及聞聯軍欲派一師至山西。乃召對羣臣。討論應否回京。及在南方。或中央。或陝西邊都問題。榮祿王文韶廣傳霖力請回京。時張之洞有指至行在請駕幸湖北之當陽。言地處中央。形勢絕佳。又地名亦吉。可為重興之兆。蓋天子恒當陽也。太后則謂長安為古帝王都。山川四塞。其據上游。都陝使飭署撫端方。即為預備一切。蓋入鹿傳霖之言。以長安險固。僻在西陲。外兵不易至也。閏月德治樂谷舉匪諸臣。聯軍於和議未開時。先索德辦主持奉慶之人。德使亦稱德皇訓條。非交出四山。不准停戰。四山。端一。董二。莊次。及剛毅也。至是諭將莊親王載勳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革去爵職。瑞郡王載漪撤去一切差使。文宗人府嚴議輔國公載瀾左都御史英年文該銜門嚴議。大學士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交都察院吏部議處。倭帥德國公使克林德。日本書記官杉山彬。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合疏。稱廈門英領事雲告將軍善聯。謂宜趁德國兵隊未全到華。先降持百倭帥。克使新德使亦語鐵路大臣盛宣懷。惟有先請皇帝親自電致德國皇帝。將使臣克林德被害切實惋惜。優加禮卹。至是諭令賜祭一壇。其柩回抵德國。再賜祭一壇。杉山彬卹禮亦如之。俄兵佔營口及遼陽。旋入盛京。將軍增祺逃至義州。時吉林亦為俄據。東三省全失。聯軍佔山海關。聯軍佔北塘礮臺。授奕助為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妥商和議。劉坤一張之洞會商辦理。聯軍至保定。殺布政使足雍等。初足雍信奉奉匪甚力。殺其焚殺西醫及教民數十。至是英提督賈爾斯率兵至保定。足雍所部據道十營。不敢出禦。賈爾斯入城。執足雍及城守尉奎恆恭將王。

占魁以去尋皆鎗斃之。聯軍入永平。執知府重煥。重煥故縱拳匪戕害俄人多名。至是俄軍執重煥及都司錫先。把總賈桂一。送旅順訊問。由奕助等奏請於俄使尋釋歸。聯軍分兵往易州。封閉皇陵。並派兵看守。又分兵往東陵。太后挈帝至瀋陽。自太原啟變。行至閭喜縣。係馬地方。剛毅病歿。剛毅目不識丁。舉國之閹字。請本意獄囚。庚斃之。庚字。輒改為瘦字。追奔逐北之北字。誤為比字。上年冬。喻傳沈鵬奏請誅三山。有曰。率天下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原疏為翰林院堂官所粘。剛毅遂指我報端。旋掌院甄別詞臣。恭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鵬革職。永遠監禁。而綜其生平誤國殃民之罪。則以搜括東南民財。及醜順拳亂兩大端為最。至是知聯軍索之。然懼嘔血死。太后甚惋惜之。九月。太后挈帝至西安。駐蹕撫署。行在諸事草創。惟日夕演戲。如在北京時。加重懲治縱庇拳匪諸臣。奕助等電行在。略稱各使命指端。王罪魁。剛毅趙舒。翹亦贖禍首。乞要求嚴辦。前德皇已明言執政王大臣。並各省大小臣工。均應論死。罪始足以折服各國之心。聞德統帥瓦德西（一作華德司）仍令聯軍往攻保定。難保不意存遺孽。必欲得禍首而甘心。此時能自行懲辦。當可止其西犯。至是命載漪革職。與載勛溥醇載滄同交宗人府圍禁。載瀛革職。載瀚英年降調。趙舒翹革職。留任。毓賢革職。廢極邊充當苦差。冬十月。命甘肅提督董福祥革職。留任。帶兵馳回甘肅。扼要設防。時聯軍堅索治福祥罪。太后因其帶兵未敢加罪。僅命遣甘肅原籍。十二月。允奕助李鴻章電奏和議。大綱十二條。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國派親王專使至德代表。皇帝慚悔之意。並於被害處樹立德德之碑。二。嚴懲肇禍諸人（斬決賜死。永禁及永不任用。凡百餘人。及昭雪上年力取殊於諸國義法杜絕之罪。被害各員。許崇智等）其戕害陵約各國人民。

之各城鎮五年內不得舉行文武各政試三牋書日本書記生事中國必須用儀祭之典以謝日本政府四汚漬發掘各國人民墳墓之處建立石碑(當付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外省每處五千兩)五軍火及專為製造軍火之材料不准運入中國(自本年七月初四日起禁止進口二年)六中國允貼補各國人及為外國執事之中國人身家財產所受公私各虧(共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七各國常駐兵隊護衛使館(中國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八京師至海邊須留出來往暢行通道大沽等砲臺一律削平九由各國駐兵留守通道一條黃村即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張貼永禁軍民人等仇視諸國之諭旨(定兩年之久在各府廳州縣張貼永禁仇視諸國各會之諭旨)十二改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各國駐使覲見皇帝禮節末言以上各款若非中國國家允從足道各國之忿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之望約成奕助等據以入告且奏言各國詞意決絕不容辯論宗社凌竊均在他手掌握存亡之機間不容髮請速決疏入太后猶欲減輕載漪諸人罪並不認啟秀徐承燧為有罪又大不滿意徐用儀五人之昭雪而張之洞復上封事於各條款著者辯難太后信之仍命奕助等設法磋商尋獲奏言俄外部維持密告駐使楊儒張若不成聞各國有開春啟奏運送或另立政府之謀(時外人有擁戴溥儀重慶表世凱之議)恐禍致莫測至張之洞所駁各節皆屬無理取鬧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至是始照允

自立軍之失敗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秋七月秦鼎兵起於安徽之大通不免走日本籍師湖南長沙人一名卹又名俊傑上年秋東渡日本游學是年二月返滬時康有為等居日本以保皇會名義募集海外華僑巨款使劉陽唐才常在滬招集同志為內應計開大舉一時聲勢頗震動湘陰林主亦因漢上之眾以應之鼎彝乃自流至皖之大通運動水師弁卒共圖起事並與皖撫衛隊管帶孫道毅深相結納密輸軍火予之以為響應計方與漢上約期並發為大通派中局委員許諒察偵悉密巡撫王之春下令戒嚴鼎彝見事洩倉猝發難督率水師佔領鹽局局員錢蛟甫逃防營管帶蕭鎮江守中立之春聞警派管官邱嗣銘率所部至通桿禦並令蕪湖防營統領李本欽就近率大隊來通以助軍勢鼎彝揮兵搏關甚力卒以兵單寡取績餘眾四散鼎彝僅以身免仍走日本汪銘謀起事於湖南事洩自殺銘安徽人幼從父宦游湖南自德據膠澳感於外患日亟擬設白話報於蕪北以開通民智自任未幾政變朝士被殺者六人株連甚眾銘憤然曰康某日言變法為清廷效忠尚不見容於滿人橫遭誅竄天下事尚可為乎因鼓吹益力及是年五月拳匪亂作開釁列強大局益危時唐才常倡破壞於滬上林主等謀舉事於漢皋銘亟思結合湖南會黨以為發難地大會湘省志士於定王臺以掣於經濟之缺乏不能大有所設施復赴漢約師期時主南路者為清泉楊暨主西路者為武陵何未保均謀響應未幾大通失敗相撫俞廉三迎合督臣張之洞意旨大索黨人銘凡鑑以縣佐候缺長沙熱中干進乃告密於劣紳王先謙凡與銘有連

者志難列無遺先諫上之廉三乃親騎四出鎔方自漢歸聞被擒始知為兄所賣伊樂死之復逮其次兄瑤下之獄鑑敘功得保知縣唐才常謀起兵於湖北之漢口事發被執先是長沙舉永年幼讀術陽王氏遺書慨然其種族思想弱冠後即結納湘中會黨以為異日利用地瀏陽譚嗣同深敬其人因與締交政變之前數日永年至北京觀察政局道康有為語不合乃為書抵嗣同慮陳利害勸之行嗣同不果永年遂東渡嗣同卒及於禍永年至日本晤廣東香山孫文日本人宮崎寅藏與談皆大合旋偕日人平山周回華運動出入湘省者凡三次偕各會黨首領赴香港組織興中會自湘鄂至長江一帶兩粵浙閩皆為所鼓動方謀刺期大舉以乏餉械故遲遲未發時有為得保皇會款才常欲因其資聯絡同舊部師翼等於難南方為嗣同復仇方別有所組織永年亦才常及因往說之以勤王先復相與辯論一夜卒以宗旨不合永年慟哭而去素為德居恩之甚也所部遂歸於才常宣布長江上下游窺武漢欲因而襲取之為根據地才常復組織正氣會於上海以為機關粵易會名為自立開國會於張園志士至者數千公推香山容闈為會中福建侯官嚴復為副會長才常為總幹事林圭及長沙沈蓋皆幹事主湘陰人為才常弟子而亦永年摯友也初游學日本上年冬返國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瑞武陵蔡鍾浩長沙秦鼎真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建議欲着手於湖南之運動等一日本人擬建立學校或報館譯書局時設自立會機關不果行圭乃至漢口設自立國會散放富有乘起自立軍分段段以設旅館為會友及其他黨徒往來寄宿之區而東南獨立之基礎以立其旅館在漢口者曰賓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制賢公荊州曰集賢公岳州曰益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刊布會章稱新造

自立之國其規條有不認滿洲為國家及本國會深懼危亡等語分立五軍以大通為前軍捕兵
統之安慶為後軍邦塔統之常德為左軍龍陽陳猶龍統之新堤為右軍蓋統之漢口為中軍主
自統之而推才常為督辦分途增募兵勇數十營上游則界四川之宜昌下游則界江西之武穴
南則界湘之荊州北則界漢之襄陽隨州當陽應山麻城中路則涉陽新坡沙洋嘉魚蒲圻崇陽
監利皆其勢力範圍所及諸事粗定值北方拳亂事作主思利用此時機而起促才常發上海才
常至漢定期是月十五日大舉以部署未整緩之而長江防範嚴軍耗不能達大通至期而大通
已舉事以後路不及響應無援而潰後屢遭期而二十五而二十九至是事敗時二十七夜也才
常主炳寰邦塔及長沙瞿河清向聯陞沅陵王天曙湖北潛江傅懋祥廣東香山黎科黃自福福
建漳浦鄭保嚴直隸宛平蔡成煜同繫者十三人翌日又捕獲七人皆見害方才常之在漢也嘗
籍日本人為通股勤於鄂督張之洞諷以自立軍將擲之罕兩湖宣言獨立之洞先領之故當自
立軍之厚集兵力時時過江點兵又大通前軍之敗罪是時已十餘日之洞固皆熟聞之而不予
發覺然卒孤疑其能自定才常以之洞無復可望乃示絕於之洞而揚言於外人曰倘張之洞奉
滿廷之偽諭以排外(是年五月聯軍攻大沽之洞電奏北京言臣應不帶兵北上禦敵恭候朝命
後為江督劉坤一阻止)吾必先殺張之洞以自任保護外人之事語漫聞於之洞繼又偵知才常
等之所為與已絕反對且將布告在漢各國領事據武昌獨立之洞乃突發而擒之才常題詩臥
壁中有勝好頭願酬故友無真面目見羣魔之向主為人沈鷲有條理主持軍中一切交通之力
甚大而其謀國之忠危境之艱尤為同人中之傑出者炳寰志趣弘偉文思敏瞻從主治軍書選

事贊其翩翩託空才也拜瞻魄力尤雄舉誠絕流俗自安慶計盡失敗退至漢口道許數京讀之皆深崇有生氣應祥科保成堪四人乃留學日本陸軍學生時以暑假歸與謀不數日而及於維永年宗旨主急進而多方略與人交開誠布公故羣賢樂為之用漢事未起以前一夫倡說舉國同聲皆永年一人十餘年前奔走呼號之力也自是湖北殺人無虛日以護軍營二百人駐漢口鐵政局形跡之稍涉嫌疑者皆不免約死百餘人湖南數亦稱是益相撫俞廉三水之洞旨任用方升劉俊棠楊明遠熊海門方貞王祖蔭等要功說利恣意搜索同時兩湖輸稅其在湖南死事之最著稱者汪銘外為唐才中蔡鍾浩何承保方成祥徐德斌小岑李生芝汪楚珍李英徐良忱保南易瑞林李廣順吳海樓伏長庚李如河沈竹亭及卓暮李道泗等死者亦百餘人惟楊登走免才中自其兄才常被逮於漢口以脫於難奔新堤旋入湘以集軍遂及於難鍾浩治事機警始從才常部嘗於漢上奪取武陵方有所謀書忽被逮來保被執於辰州檻送長沙殺之生芝於漢上事敗之後復於慈利聯合沙市會眾成十餘營圖再舉時有慈利官班子之號其勢力範圍之大可以概見並航以漢屬檢查信據得其寄子炳實家書言及進兵湖南事有曰一路來當為王者之師毋得殺戮過甚遂以足定歡逾年廉三復名捕長沙舒閏祥閏祥聞之情言曰士可殺不可辱固飲藥以殉沈蓋起兵於湖北之新堤附近之崇陽監利及湖南之臨沅沅州湘潭各起應之皆敗績蓋在新堤聞漢上以迂緩失事亟起發難於新堤而崇陽監利與湖南臨沅潭等邑羣起響應時因中軍已失人心潰散師遂潰黃南陽李壽全曾廣文王昌年皆被執死之蓋走

二十九年夏六月沈蓋被執於京師命立梟杖下蓋自新堤失敗之後欲着手中央之運動乃走北京至天津時聯軍屯聚於津沽蓋遁刺謁聯軍諸將士而與日帥尤洽謀藉奉魁案以盡復滿族因條列諸凶名及其罪狀致諸聯軍於是載勳啟秀載瀾載灃之徒分別誅竄無盡聞者稱快蓋既居北京二年時值聯俄黨與俄人訂密約於北京蓋偵知之悉為揭載於日本各新聞於足政府備受東京留學生及各友邦之詰責有內務府郎中慶寬者前以身家不清為御史鍾德祥所劾籍其家既落職日思復官不得嘗隨劉學詢至海外謀捕康有為亦不獲又檢討吳式釗初亦自附於新黨後以沈沈事牽連被職二人固皆識蓋欲陷之以圖開復乃相與協謀發蓋以上三事先商之鄂督張之洞前駐日使臣李盛鐸然後因權閣李蓮英以告安即日傳旨步軍統領協同工巡局捕蓋於城內三條胡同既上獄太后命毋庸覆奏據覈之乃以竹鞭鞭背至四時之久血肉橫飛慘酷萬狀而猶未死以繩勒其頸始絕時月之初八日也自蓋慘死後國中輿論大譁上海人士大開追悼會於愚園男女老幼及千外人亦大不平以為中國政府如此野蠻各國實難以平等相待惟有以強硬手段使之恐懼而外部疊接駐紮各國使臣警報謂各國政府觀於此事逆料中國居大位者將有不得久安之勢且有某某等國將重翻庚子底匪舊案索當時罪魁之倖免者於此時再行正罪英外部大臣藍斯唐更於上議院論及此事之非故各西報持論皆謂沈蓋之死震動人心較之日俄開戰尤當

編者曰自立軍世人所謂勤王之師也固其會章有曰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兵講忠君愛國之實以濟時艱人遂指為保皇之俄證然其序則有曰低頭腥羶自甘奴隸又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此其軍中之真相。究為何若。但觀其詞氣之間。已有隱隱流露者矣。蓋平心論之。是時內地風氣未開。闢談民權變法者。莫不色駭而却走。唐氏固知之。以為中國有數千年之習慣。即滿清有三百年之馴伏。非精忠若愛國之名詞。不足以號召天下。故一時人傑如畢永年氏。餘杭章炳麟氏。皆常以此相駁詰。而唐氏勿顧也。不然當日軍中之健將如林。主內秦鼎與氏。汪銘氏。沈蓋氏。皆天縱之才。豈輕為人所勸合者。况後此之特起民軍。以先復我漢族者。即出於自立之軍將也。是則唐氏及當年在事諸同人之隱志。又烏可不亟為揭明之。以示天下。

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復詔變法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帝在行在下詔免法時經大創後太后已恍然於國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後行政之方針不能不從事於改革以圖補救乃以決行新政之諭旨布告中外當日西人聞之謂此實以巨額之代價而增一層之識見然命下後內外諸臣其泄洩如故於飭行改建各事仍無實力奉行者皆以為太后此舉不過聊以遮掩外人之耳目而已非出自誠心也。諭禁仇視外國官民並嚴禁各省匪徒藉仇殺為名糾眾立會。加懲聲禍諸臣先是德辦禍首之電旨至京各使大譁擬備受的美敦照會（戰書）立將決裂奕助等亟電以聞始命將戴鴻慈均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載勛賜自盡毓賢正法。英年趙舒翹斬監候董福祥革職剛毅追奪原官徐桐李東衡革職撤銷卹典。開復已故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祖原官尋又復已故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原官先是各使請昭雪用儀等太后不允謂五人係因屢被恭親執法懲辦並非因懶恨違背公法治罪亦無遽相辯駁之辜諭奕助等向各使聲明各使仍力爭始命悉予開復原官旋以英美二使之言復陞桓官。降諭宣示奉匪構亂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並將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七月二十以前諭旨案呈將矯擅妄傳各旨提出銷除。

二十七年春正月殺歸綏道鄭文欽上年六月間有英國查致鐵路委員周尼思至歸化城為文欽所殺並監斃其從人二名至是命正法並革綏遠城將軍永德職。加重懲治肇禍諸臣加懲

諸臣之命下各使大怒使使來告端淵改假死已屬從憲英越不允滅死其餘諸人太后若再獲庇禍將及身奕劻等亟電以聞乃命裁游裁淵定為斬監候加恩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英年趙舒魁賜今自盡啟秀徐承煜正法時啟秀承煜在京為聯軍所拘由奕劻等與會各使交還行刑三片降謝德處各有不能實力保護教士教民之地方官共百餘人設立督辦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遠為恭預尋命工部尚書瞿鴻禨為政務處大臣時榮祿東政兩宮駐蹕西安欲假變法之名以謝各國故設此以辦新政如列國之樞密院然當事各員皆仰承樞府鼻息固無事可辦也夏四月命銷毀各部署案卷裁汰書吏允各國所索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四釐息復開經濟特科命各省清釐例行文籍仿照部章刪煩就簡各衙門書吏差役分別裁汰裁革不准假以事權命整頓翰林院課編檢以上各官以政治之學以和局已定諭擇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先是李鴻章劉坤一袁世凱及各督撫奏請回鑾並引俄外部維持之言兩宮若不回鑾各國勢必大舉西向恐未成咸陽之宮又將稅蘭州之駕太后時尚猶豫未決至是和約已定乃下詔還都五月安徽湖北山西大水六月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派奕劻為總理王文韶為會辦大臣瞿鴻禨為尚書並授為會辦大臣太僕寺卿徐壽朋候補三品京堂麟芳為左右侍郎外務部列位在六部之上專辦外交事宜官制層累有若重臺堂官已嫌其多後又添置丞參多人論者謂其機關實有未當秋七月諭改於八月二十四日啟蹕回京命直省河運海運自本年為始一律改徵折色復命自明年鄉會試為始均試策論不准

用八股文程式並停止武生童攷試及武科鄉會試 命停止捐納實官 八月復命各省所有

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復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肄業 派宗人府丞盛宣懷為辦理商務大臣議辦通商行船

各條約及改定進口稅則一切事宜並著劉坤一張之洞及稅務司戴樂爾會同辦理 特

頒諭旨責成中外臣工將應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並將劉坤一張之

洞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隨時擇要舉辦 是月二十四日太后率帝自西安啟程回京 大

學士直隸總督耆毅伯李鴻章卒贈太傅晉封一等侯子謚文忠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初二

日太后率帝至開封府 二十日撤去溥儀大阿哥名號溥儀在西安頑劣日甚時與宦官等私

出治游甚至在宮中扳取皇后之髻珥以為戲樂后泣訴於太后決計廢之至是駐蹕開封以特旨

廢之而後還京師 命明年會試至癸卯年舉行順天鄉試及會試均借河南貢院舉行 定學

堂選舉章程 十一月初四日太后率帝自開封啟程 二十八日太后率帝還京師兩宮自本

年四月宣示回都日期沿途開馳道置行宮至八月杪始啟鑾十月達開封十一月自開封啟行

由柳園渡河至直隸正定府乘汽車入京是役行李所費達一千數百萬太后初見臣工每泣涕

引咎久之心志漸廢悉復舊大修頤和園窮極富麗日費鉅金歌舞無休日 並復珍妃貴妃位

號上年太后出奔時命李蓮英納珍妃於井中至是以隨扈不及殉難宮中宣布論者謂珍貴妃

遇害與孝哲后之自盡義烈哀慘同為千古所未有 十二月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

命袁世凱奏預政務處 准滿漢通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復命裁撤河東河道總督缺。歸併唐事府於翰林院。二月。命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國通行律例。責成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來京聽候簡派。開館編纂。時欲各國廢止領事裁判權。故命改訂刑律。夏四月。太后命外務部妥訂各國使臣及其眷屬游謁宮庭日期。太后回鑾後。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鑾殿址。改建海宴堂。中有佛照樓。仿西式。建築費帑五百餘萬。為社會外人之地。至是命部臣酌擬每歲敦請游謁日期。旋議處各使臣及眷屬隨員。並各使及眷屬眷屬。擬於每歲上半年之三四月。下半年之八九月。臨時請旨欽定日期。由部中先期稟請。遂定為例。至日。宮中特備洋餐。款接外賓。客去之時。固皆極口稱謝。然一至次日。則各使又至外部。百端要挾矣。蓋宮中卑禮威廷。在外人視之。亦如庚子送酒瓜之事等耳。派侍郎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攷訂。修定呈覽。候旨頒行。後訂定刑法。以斬決為極刑。其凌遲。梟首。戮屍等殘酷之刑。永遠刪除。鞭笞烙印。以及連帶親族等法。亦皆廢止。太后亦言此等刑法。皆起於明代。本朝入關。相沿未改。實非心之所安云。然逾年六月。沈蓋以鞭背死獄中矣。六月。命張之洞充督辦通商大臣。秋八月。工部尚書呂海寰。左侍郎盛宣懷。與英使馬凱。在上海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十六款。成。袁世凱奏將各項陋規一律酌改公費。命各省仿照辦理。命尚書銜貽穀。辦理山西邊外各蒙旗開墾事宜。九月。命各省選派學生。前往西洋各國學習專門。兩江總督劉坤一。奏。香封一等男。贈太傅。子謚忠誠。加派袁世凱為督辦商務大臣。與張之洞會同辦理。以伍廷芳為會辦大臣。並會議各國商約事宜。冬十一月。命自明年會試為始。凡授職。修撰。編修。及改度吉士。用部屬中書者。皆

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命袁世凱收回電報局為官辦。旋派袁世凱為督辦大臣。直隸布政使吳重熹為駐滬會辦大臣。

二十九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榮慶會同依百魁管理大學堂事宜。三月丙辰朔日。命威

宣懷隨同袁世凱等會議商酌事宜。命踐行印花稅。派兵助翟鴻機會同戶部整頓財政。

命貝子載振督同袁世凱伍廷芳先訂商律。俟商律編成即行開辦商務。夏四月。外務部與葡

萄牙增改條約九款成。六月。子致取經濟特科一等袁嘉穀等九名。二等馮善徵等十八名。升

敘有差。秋七月。設立商部。以載振為尚書。伍廷芳陳璧為侍郎。並載撤路礦總局歸併商部。商

部官制之層累亦同於外務部。而所辦之事務張皇而少實際。且路礦失權之事。日有所聞。以致

輿論大譁。咸集矢於載振。謂其受賄盜賣。以商部為轉輸之樞紐云。八月。商約大臣呂海寰等與

美國來使康格等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十七款成。又與日本來使日置益等議通商行船條約十

三款成。奉天新政府屬等處水災電災。山東利津縣黃河漫口。九月。命榮慶為軍機大臣。

並充政務處大臣。命外務部尚書那桐會同兵部副理戶部財政處事務。財政處附於戶

部。以為特別振興之表示。然設立後辦理毫無實際。在事諸人不聞畫一策。於一令為全國財政

精圖改良時論。謂既有戶部。此為別出駢枝云。命大學士孫家鼐吏部尚書張百熙充政務處

大臣。冬十一月。設立練兵處。以奕劻為管理內閣學士徐世昌充提調。直隸道員劉永慶張祺

瑞王士珍充軍政軍令軍學等司正使。時既有兵部。又設練兵處。其注意在敵各省兵權歸於中

央。而搜括南方財政以供北方揮霍。故練兵未就。而國內先已騷然矣。頒布學堂章程。先是命

張之洞會同管學大臣將學堂章程悉心釐訂至是議定進呈命次第推行 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命孫家鼐充學務大臣

三十年春正月御史蔣式瑗因奏稱奕劻有存放滙豐銀行私款命回原衙門行走 二月庚戌朔日食 三月駐英使臣張蔭桓與英外部大臣瀚斯瑞會訂保工條約十五款附件二條成

夏五月裁撤粵海淮安兩關監督由總督兼管 山東利津縣南岸十六戶墾決 永定河南四工南二工北下汛均漫口 九月兩江總督李興銳卒 予諡勤懇 冬十月呂海寰等與葡使白

即穀續定中葡商約二十款成 十一月復命裁撤雲南巡撫湖北巡撫兩缺 十二月袁世凱奏請試辦直隸公債票允之 改漕運總督為江淮巡撫先是署江督端方代奏修撰張謇條陳

請於徐州建立行省御史周樹模亦請裁漕運總督均下政務處至是議獲改漕督為巡撫仍駐清江名曰江淮巡撫江淮揚徐四府暨通海兩直隸州全歸管理仍歸江督兼轄疏入允行

三十一年春三月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為巴塘番人所戕先是瞻對土司改流秦宰寺刺麻藉端煽亂詔鳳全就近剿辦至是為番人所戕 派侍郎柯逢時管理八省土膏統捐事宜先是戶部

侍郎俄良疏稱湖北湖南於宜昌設立總局抽收土膏稅捐繼又並江西安徽兩省合辦較各有分辦之時溢收甚鉅兩廣蘇閩亦係雲貴川土行銷之地若合八省為一收數必更可觀東下財

政處及戶部至是與各督撫商定請將宜昌原設之局改為八省總局而派逢時管理 裁撤江淮巡撫改淮揚鎮總兵為江北提督江淮分省江蘇京官爭言具治理不便事下政務處至是奏請

裁撤江淮巡撫設立江北提督尤之以副都統銜劉永處為江北提督 夏六月復命裁撤廣東

巡撫張 秋七月因各省工商抵制美約命各督撫認真勸諭美國定禁止華工苛例東南各省
從倡不用美貨以為抵制美使以為言故有足命 停止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此次停止科
舉由直世凱物議張之洞贊成之下漸永克停止 以四川李劍平已應番子撫斬賊害燬金之
劫匪匪等降本即書等有功在後督馬維祺道員均爾豐等獎叙有差 外務部與各國使臣改
訂修訂黃浦河道條約成 八月東南海嘯江蘇南匯寶山崇明等屬沙洲盡淹是月初二日酉
初天將大忽現黃海何長風猝發海濱均涉至初四日交幸始止沿東海濱之地水高數尺上
海租界貨物被清損失在千萬金以上沙洲居民被災淹斃者至數千之多 凡此設巡警部以
著兵部左侍郎徐世昌為高憲的閣學士毓朗為候補道束鈞為左右侍郎並賞給束鈞三品
京堂 以廣西全境肅清予著理而廣煥督岑春煊等獎敘有差先是二十八年七月以四川資
陽等處土匪蠢起焚燬教堂督臣奎俊不能制春煊時官山西巡撫命往代之春煊抵任整頓吏
治嚴緝匪窟川亂悉平繼以廣西匪亂數年拔督蘇元春營勇與匪的遇元春袒護養癰巡撫王
之春 王撫致匪勢益張二十九年三月復以春煊調署粵督春煊五月至廣東即親赴廣西
潯柳等鎮時南泗鎮色柳慶思潯木平恩順一帶無地不匪春煊遠選文武分路剿辦八月鎮太
泗色思南各路漸告平清先後擒斬匪首黃太肥等數十人三十年五月柳州兵變柳慶土匪又
同時起應春煊遣直員王芝祥龍元元守備陸榮廷等分途攻剿擒斬萬餘人至是報告肅清于
春煊太子少保銜餘各獎叙有差